

新選漢文讀本

卷四



375.9  
H118  
資料室



41919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32
20000 26347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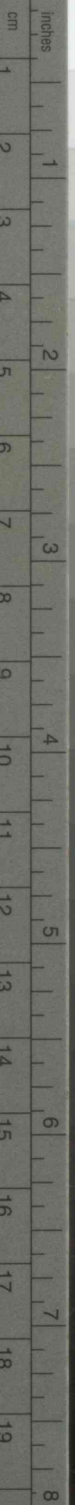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文部省檢定  
昭和三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國語文教科用

資料室

375.9  
H:18

# 新選漢文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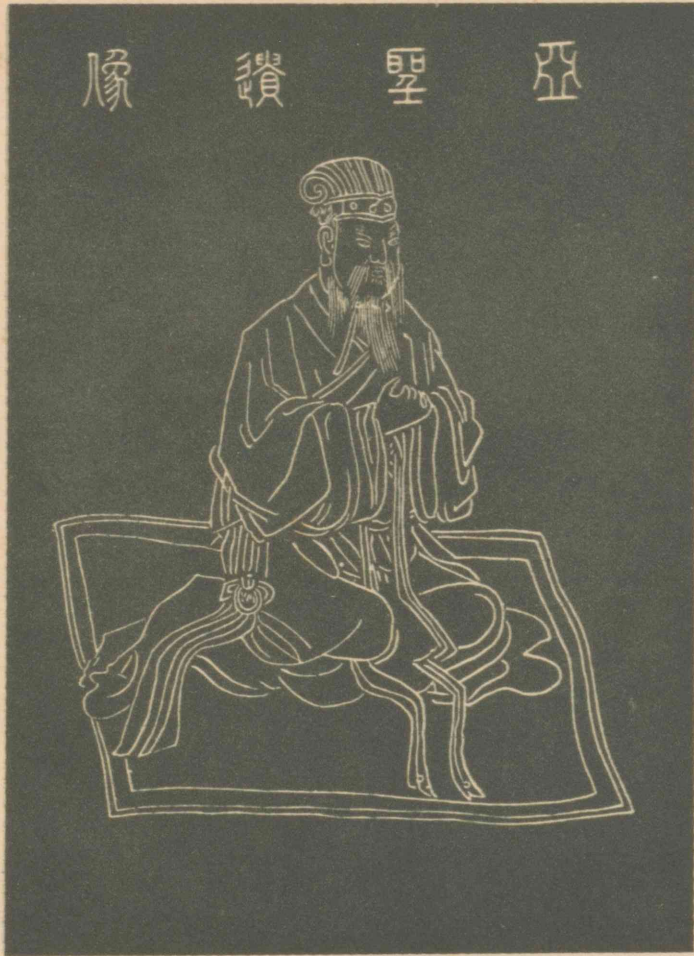


廣島高等師範學校  
附屬中學校  
國語漢文研究會編

修文館發行



亞 聖 遺 像



孟 子 之 像 (第 八 課 參 照)

廣 東 大 學 書 院 藏 書





## 例言

- 一 本書は中學校新教授要目に準據して、中學校に於ける國語漢文科用教科書として編纂したるものなり。
- 一 材料は邦人の手になれる著作に係るものを主とし、上級學年に至りて徳教に關係深き漢籍中より採りて之を加へ、國民的思想と高雅なる性情との陶冶に資することにつとめたり。
- 一 卷一には讀法を加へ、第一學年に於て漢文入門資料を學習せるものに對し、其の總括的復習に供したりといへども、なほ之を省きて直ちに文章に入ることを得るやう編纂せり。
- 一 平易を旨とするが爲に、各卷共全部返點送假名を附し、音訓意義をなるべく多く欄外に註せり。
- 一 欄外註の漢字の右側の假名は音下のは訓を示せるなり。



一 本文中には人名地名及び者をハコトトコロ被見爲所令をル  
 ラル哉夫乎をカナ也をヤと讀む場合等の外は振假名を附せ  
 ず。

一 本文の終りには注意すべき語法本文に關係ある故事熟語並  
 に練習文を附し練習題はつとめて内容あるものを以てせり。  
 而して卷一は特に基本的語法の練習に留意せりといへども、  
 精細なる漢文法を學習せしむるに非ず。

一 各章の題の下には、或は作者を出し、或は書名を出し、作者につ  
 きても或は號を以てし、或は字を以てして一定せずといへど  
 も、これ其の場合に應じ特に注意せしめんとし、或は稱呼の一  
 般的なるを出せる爲なり。

昭和七年六月

編者識

卷四 目次

一	弘道館記	德川齊昭	一
二	送安井仲平東遊序	鹽谷宕陰	五
三	江南春詩	杜牧	九
四	春夜詩	蘇東坡	〇
五	勸學	荀子	〇
六	師說	韓退之	四
七	賴朝論	賴山陽	六
一	務養民		六
二	善用人		〇
三	除所忌		三
八	孟子論	賴山陽	三

目次



九	王	道	孟	子	六	
一〇	蕙窩	記	方	孝	孺	言
一一	謝枋	得死節	續資治通鑑綱目	毛		
一二	初到建寧賦詩並序	(詩)	謝枋	得	元	
一三	伯夷	頌	韓退之	巴		
一四	前出師	表	諸葛亮	四		
一五	蜀	相	杜甫	哭		
一六	楠公	贊	朱子	瑜	四	
一七	忠孝	一本	藤田東湖	四		
一八	述懷	(詩)	藤田東湖	吾		
一九	新建新田公祠堂記		芳野金陵	五		
二〇	錦山神祠改建記		安井息軒	五		
二一	故事			六		

二二	前赤壁	賦	蘇東坡	三	
二三	東坡赤壁	圖(詩)	市河世寧	三	
二四	四端	說	孟子	子	六
二五	性善	說	孟子	子	六
二六	存養	良心	孟子	子	六
二七	豐太閣	論	賴山陽	古	
二八	上茶山先生	書	賴山陽	古	
二九	送母路上短歌	(詩)	賴山陽	古	
三〇	陳情	表	李密	古	
三一	祭十二郎	文	韓退之	古	
三二	畫錦	堂記	歐陽修	古	
三三	朋黨	論	歐陽修	古	
三四	鬻蕎麥	者傳	中井履軒	古	



三五	浩然氣	孟	子	堯
三六	距	楊	墨	孟
三七	靜	夜	思	李
三八	積	中	作	李
三九	漁	父	辭	屈
四〇	文	天	祥	忠
四一	正	氣	歌	竝
四二	和	文	天	祥
四三	藤	田	東	湖
四四	柳	子	厚	墓
四五	捕	蛇	者	說
四六	歸	去	來	辭
四七	大	丈	夫	孟

四八	枉	尺	而	直	尋	孟	子	堯
四九	君	子	必	自	反	孟	子	堯
五〇	天	將	降	大	任	孟	子	堯
五一	人	皆	可	以	爲	堯	舜	孟
五二	孔	子	聖	之	時	者	也	孟
五三	大	學	鈔	孟	子	一	五	
五四	中	庸	鈔	孟	子	一	五	
五五	一	天	命	之	謂	性	孟	子
五六	二	君	子	居	易	孟	子	堯
五七	三	天	下	之	達	道	孟	子
五八	四	學	問	思	辨	行	孟	子





新選漢文讀本 卷四

德川齊昭  
號ハ景山、烈公ト諡ス  
水戸藩主、萬延元年(二  
五〇)薨ズ、年六十一

弘道  
論語衛靈公篇、「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

大經  
經ハ道ナリ  
不可須臾離  
中庸、「道也者、不可  
須臾離也。可離非道  
也。」

神聖  
天照大御神  
立極  
道德ノ至極ノ標準ヲ立  
ツ

垂統  
ツグベキ統緒ヲ後ニ垂  
ル

一 弘道館記

德川齊昭

弘道者何人能弘道也。道者何。天地之大經而生  
民不可須臾離者也。弘道之館何爲而設也。恭惟  
上古神聖立極垂統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所以  
照臨六合統御宇內者未嘗不由斯道也。寶祚以  
之無窮國體以之尊嚴蒼生以之安寧蠻夷戎狄  
以之率服而聖子神孫尙不肯自足樂取於人以



唐・虞・三代  
 唐ハ陶唐氏堯、虞ハ有  
 虞氏舜、三代ハ夏殷周  
 皇猷  
 天皇ノ世ヲ治メ給フ御  
 ハカリゴト  
 尙  
 クハフ

誣  
 シフ

允撥  
 フサム  
 マコトニ

威公  
 家康ノ第十一子、頼房  
 ノ諡、水戸侯ノ祖  
 緒  
 フサム  
 義公  
 頼房ノ第三子、光圀ノ  
 諡、弟ヲ以テ封ヲウケ  
 後、兄ノ子ニ國ヲユヅ  
 夷・齊  
 伯夷・叔齊ノ兄弟、互  
 ニ位ヲ讓ル

建御雷神  
 天祖ノ命ヲ奉ジテ出雲  
 ニ至リ、大國主命ニ國ヲ  
 讓ラシメシ大功アル神  
 ナリ  
 天功  
 天祖ノ功業  
 留ニ威靈於茲土  
 常陸ノ鹿島ニ祀ラレタ  
 ルライフ  
 繇  
 由ニ同ジ

爲善乃若西土唐虞三代之治教資以贊皇猷於  
 是斯道愈大愈明而無復尙焉



弘道館碑

從彼皇化陵夷禍亂相踵大道之不明於世也蓋  
 亦久矣我東照宮撥亂反正尊王攘夷允武允文

中世以  
 降異端  
 邪說誣  
 民惑世  
 俗儒曲  
 學舍此

以開太平之基吾祖威公實受封於東土夙慕日  
 本武尊之爲人尊神道繕武備義公繼述嘗發感  
 於夷齊更崇儒教明倫正名以藩屏於國家爾來  
 百數十年世承遺緒沐浴恩澤以至今日則苟爲  
 臣子者豈可弗思所以推弘斯道發揚先德乎此  
 則館之所以爲設也  
 抑夫祀建御雷神者何以其亮天功於草昧留威  
 靈於茲土欲原其始報其本使民知斯道之所繇  
 來也其營孔子廟者何以唐虞三代之道折衷於  
 此欲欽其德資其教使人知斯道之所以益大且



匪  
不・非ニ通ズ  
无 ナシ

宣  
ノブ  
伸ト通ズ

祖宗之志  
頼房光圀以來ノ報國ノ  
志ナリ

明<sup>カナルルヲ</sup>不<sup>ズ</sup>偶然<sup>ナラ</sup>也。嗚呼、我國中士民、夙夜匪懈<sup>スシテイラフ</sup>、出入斯<sup>シ</sup>館<sup>ニ</sup>、奉<sup>ル</sup>神州<sup>ノ</sup>之道<sup>ヲ</sup>、資<sup>リ</sup>西土<sup>ノ</sup>之教<sup>ヲ</sup>、忠孝无<sup>ク</sup>二<sup>レ</sup>文武<sup>ノ</sup>不<sup>レ</sup>岐<sup>レ</sup>、學問事業<sup>、</sup>不<sup>レ</sup>殊<sup>レ</sup>其效<sup>、</sup>敬神崇儒<sup>、</sup>無<sup>ク</sup>有<sup>ル</sup>偏黨<sup>、</sup>集衆思<sup>、</sup>宣羣力<sup>、</sup>以報國家無窮之恩<sup>、</sup>則豈徒祖宗之志弗<sup>レ</sup>墜<sup>レ</sup>、神皇在天之靈<sup>、</sup>亦將降鑒焉<sup>、</sup>設斯館<sup>、</sup>以統其治<sup>、</sup>教者誰<sup>、</sup>權中納言從三位源朝臣齊昭也。

進而事君<sup>、</sup>全其大義<sup>、</sup>乃所以孝於親也。退而養親<sup>、</sup>助其風教<sup>、</sup>乃所以忠於君也。忠之與孝<sup>、</sup>不二其本<sup>、</sup>在所處何如耳。  
(藤田東湖弘道館記述義)

鹽谷岩陰

名ハ世弘、岩陰ハ其ノ號ナリ、江戸ノ人、年少ニシテ昌平校ニ入り、後、幕府ノ儒官トナル文章ニ名アリ、慶應三年(二五七)歿、年五十九

安井仲平

名ハ衡、字ハ仲平、息軒ト號ス、日向國ノ人、弱冠ニシテ昌平校ニ入り、後、肥後ノ侍講トナリ、後、幕府ノ儒官トナル、芳野金陵・鹽谷岩陰ト併セテ安政ノ三博士ト稱セラル、明治九年歿、年七十八

菅

シヤウノ  
庠校  
學校ナリ、夏ニハ校、股ニハ序、周ニハ庠トイフ

嬰

カカル  
器量、才能

觀  
ミル

二 送安井仲平東遊序 鹽谷岩陰

嘗<sup>ニ</sup>觀<sup>ル</sup>於當今之學徒<sup>、</sup>其在<sup>ニ</sup>庠校<sup>、</sup>孜孜勤苦者有矣。及<sup>レ</sup>退<sup>ク</sup>庠<sup>、</sup>則倦焉。退<sup>ク</sup>庠<sup>、</sup>而不<sup>レ</sup>倦者有矣。及<sup>レ</sup>畜妻子<sup>、</sup>則衰矣。畜妻子<sup>、</sup>而不<sup>レ</sup>衰者有矣。及<sup>レ</sup>獲<sup>ル</sup>祿位<sup>、</sup>則廢焉。獲<sup>ル</sup>祿位<sup>、</sup>而不<sup>レ</sup>廢者有矣。逢<sup>ニ</sup>一患<sup>、</sup>嬰<sup>ニ</sup>一災<sup>、</sup>則挫焉。蓋其退<sup>ク</sup>庠<sup>、</sup>而倦者<sup>、</sup>其志小者也。畜妻子<sup>、</sup>而衰者<sup>、</sup>其器狹者也。獲<sup>ル</sup>祿位<sup>、</sup>而廢者<sup>、</sup>其意滿者也。逢<sup>ニ</sup>一患<sup>、</sup>嬰<sup>ニ</sup>一災<sup>、</sup>而挫者<sup>、</sup>其氣不<sup>レ</sup>剛者也。吾觀<sup>ニ</sup>於當今之學徒<sup>、</sup>衆矣。其能退<sup>ク</sup>庠<sup>、</sup>而不<sup>レ</sup>倦<sup>、</sup>畜妻子<sup>、</sup>而不<sup>レ</sup>衰<sup>、</sup>獲<sup>ル</sup>祿位<sup>、</sup>而不<sup>レ</sup>廢<sup>、</sup>逢<sup>ニ</sup>災患<sup>、</sup>而不<sup>レ</sup>沮<sup>、</sup>不<sup>レ</sup>挫<sup>、</sup>若<sup>シ</sup>我安井仲平者<sup>、</sup>未<sup>ダ</sup>多<sup>ク</sup>觀<sup>ル</sup>也。



飲肥 宮崎縣那珂郡ニ在リ  
 寢陋 容貌ニミクキコト  
 甲申 仁孝天皇ノ文政七年(二  
 四四)仲平年二十六  
 屹屹 勉強スルサマ  
 恍 惚  
 ナゲク  
 僉 ミナ  
 孤介 己ヲ守リテ人ト親シマ  
 ザルコト、カタイヂ  
 祇役 シエキ  
 ツツシテ勤番スルコ  
 湫隘 ト  
 低クテセマイ

仲平、飲肥人、眇然小丈夫、狀寢陋甚。歲之甲申、來入昌平學。居三年、屹屹不少懈。讀書眼透紙背、識慮高卓、議論出人、意表予深畏事之。歸鄉後、歲數次、必有書至。大率激憤、愴慨、以僻壤乏師友、爲言。其藩士之來于東者、僉云、仲平少時孤介、短於容人。今則直而平、方而恕、接衆諧和、事長有禮。闔藩敬信、至參預國事、致身奉公、所建白皆切時務、有著績可傳述。而講學則益勤矣。閒從其君、祇役江戶。所居舍、湫隘樸陋、塵埃滿席。而讀書之燈常爛。時從師友、出其新得、輒卽驚人。

戊戌 仁孝天皇ノ天保九年(二  
 四九)仲平年四十  
 桑梓 故郷ライフ  
 ケツ 子然  
 孤立ノサマ  
 竈突 カマドノ烟突  
 黔 クロム  
 人倫之變 人類ノ變事、季女ノ夭  
 死ライフ  
 俛 ツトム  
 蒼 頭髮ノ斑白ナルライフ  
 古人 宋ノ朱熹ナリ  
 格致 格物致知、大學ニ致レ  
 知在格物ニ  
 躋 ノボル

戊戌歲、遂辭官挈家、來就學於江戶。居無幾而逢火、資財蕩盡。不踰年、季女又病痘夭。仲平自降祿爵、離桑梓、子然僑居乎三千里外。竈突未黔、累逢不虞之難、人倫之變。皆人所不能堪。而志氣不少撓。讀書日必盈寸。作文年可以囊計。齡垂五十、俛焉刻厲、不知頭之將蒼。此豈今世之士哉。仲平巧心計、自言吾於數術、不學而能焉。以予觀之、其稟於天者、於智特深。古人云、性敏者多不好學。仲平以最敏之質、嗜學甚於飲食。故格致日新、識度日躋。治家善審出入之計、不虞之變、待之有



咸 ミナ

譽 虚譽、オ世辭

瞻 クラシ

栖 多忙ノサマ

殆 チカシ

無狀 功績ナキコト

涓埃

少シノ意

今茲 コトシ

天保十三年

軼 スグ

北總

下總國

滋 マスマス

備。推而至邦國天下、其於利病得失、確有成算。咸  
 可施行。謂之非今世之士、非譽也。  
 予賦性鈍、百事皆拙、而於算最嗜。以故、治產無檢、  
 終歲栖栖、精神殆乎耗。自有妻孥、業覺日退、而事  
 君無狀、未能涓埃益乎國。居恆觀於仲平、以自勵。  
 然惟恐其終身不能及也。

今茲季夏、仲平欲濟刀禰河、登日光山、還軼北總、  
 遊于水府、觀名公賢佐之所經綸、然後東入陸奥、  
 縱覽金華松洲之勝、與衣川高館之陳蹟、壯其意  
 氣、以爲進學之資。其驚人者、將滋不可測也。嗚呼、

逾 イヨイヨ

可畏也哉。(宥陰存稿)

君子耳目口鼻、與衆無異也。然聖賢君子、所以其身  
 雖歿、而其名不朽、逾遠而彌存者、豈非以終日乾乾、  
 自彊不息、崇德廣業、未嘗逸豫耶。故衆人之終于草  
 木同腐者、豈其才之罪哉。(中村敬字文集)

杜牧 字ハ牧之、樊川ト號ス

晩唐ノ詩人、杜甫ニ比シテ小杜ト稱セラレ

南朝

東晉ノ後、建康(今ノ江蘇省江寧縣)ニ都シ江南ノ地ヲ有セシ宋・齊・梁・陳ノ四朝ヲイフ

四百八十寺

三江南春

千里鶯啼綠映紅

南朝四百八十寺

杜牧

水村山郭酒旗風

多少樓臺煙雨中



蘇東坡 名ハ軾、字ハ子瞻、東坡ハ其ノ號、宋時代ノ文豪、唐宋八大家ノ一人

鞦韆 ブランコ

院落 塀ヲ繞ラシタル一構ヘノ屋敷

荀子 名ハ況、戰國時代ノ趙ノ人、性惡説ヲ唱フ、荀子二十卷ハ其ノ著

大工ノスミナハ 榦 タワム

梲 榦ハ枯ルルコト、暴ハ乾クコト

挺 直ナリ

日參省 論語學而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云云

四春夜

蘇東坡

春宵一刻直千金。 花有清香月有陰。 歌管樓臺聲細細。 鞦韆院落夜沈沈。

五勸學

荀子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輒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梲暴、不復挺者、輒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智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

于越 于ハ於ト同ジク發語ノ助字

夷・貉 夷ハ東夷、貉ハ東北夷

吾嘗終日而思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能 足ヲツマダツ

絶 ワタル

生 性ト同ジ

蒙鳩 ミンサザイ

葦ノ穂

射干 ヒアフギ

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



蘭槐  
香草  
漸  
滄  
尿  
ヒタス

蠹  
木クヒムシ  
取束  
東ホラル、ライフ  
施  
シク  
疇  
疇ニ同ジ、同類ヲイフ  
疇生ハ同種類ノモノノ  
集リテ生ズルコト  
質的  
マト

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滄，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招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神明自得  
自ラ神明ニ通ズルナリ  
十駕  
馬ガ十日間車ヲ引クコト  
踴  
半歩ヲ踴トイフ  
鍤  
キザム  
蟻  
ミミズ  
蝮  
足ナリ  
蟹  
蟹ノハサミ  
蟪  
蟪ニ通ズ、ウナギ  
冥冥、惛惛  
黙々トシテ一意専心ナルコト

爲。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招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則亦及之。功在不舍，鍤而舍之，朽木不折。鍤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蟪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瓠巴  
古瑟ヲ善クセシ者  
而  
則ト通ズ

伯牙  
古善ク琴ヲ彈キシ者  
仰秣  
聲ニ聞キトレルサマ

喘  
微言ナリ  
蟬  
微動ナリ

曷  
イツクンゾ

韓退之  
名ハ愈、字ハ退之、唐ノ人、文章ヲ善クス、唐宋八大家ノ一人、官吏部侍郎ニ至ル、長慶四年(皇紀二四八)歿、年五十七、文ト諡セラレ、宋代ニ至リ昌黎伯ニ追封セラレ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積耶、安有不聞者乎。

(刪修)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喘而言、蟬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荀子勸學篇)

六師說

韓退之

庸  
ナンゾ

嗟乎  
アア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



出於此乎。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不

シカセズ、シカラズ

齒

ヨハヒス

聖人無常師

論語子張篇ニ出ツ

孔子云云

官名ヲ郷子ニ問ヒ、樂

ヲ襄弘ニ問ヒ、琴ヲ師

襄ニ問ヒ、禮ヲ老聃ニ

問ヘリ

三人行云云

論語述而篇、「子曰、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擇其善者、而從之、

擇其不善者、而改之。」

六藝

六經ニ同ジ、詩、書、

易、禮、樂、春秋是ナ

リ

不拘於時

當時ノ師ニ從フヲ恥ヅ

ル風俗ニモ拘ハラザル

ナリ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郷子、萇、弘、師、襄、老、聃。郷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

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禮記、學記)



賴山陽  
名ハ襄、字ハ子成、山陽ハ其ノ號、日本外史日本政記ヲ著ハス、天保三年二四九ニ歿、年五十三

七 賴朝論

賴山陽

國之大政二而已矣。曰兵、曰食。二者國之所以盛衰也。有兵無食、無以養之。而食之所以生者、在於民。故民爲本、食次之、兵又次之。  
我邦先王、常自儉、以撫其民。撫其民、所以豐其食。其食豐、故其兵強、以威制海外諸國。是王政所以興隆、禮文所以備具也。其後徒事禮文、而遺其本、流爲奢靡、克剝其民、而委兵於將吏。將吏自以其計策、蓄糧餉、養士卒、而朝廷不省、是王政所以衰

克剝  
虐クルコト

頽而武門代之興也。

於是置守護地頭於諸國、以掌兵、每段課五升、以調食。而天下一變矣。世知源賴朝之雄略、蓋世能創此業、而不知所以能成此業、自有其本也。觀其奏蠲所領九國逋租、因請諸國準之。又奏兵興以來、民不暇農、關東疲弊殊甚。自今量民力、收賦稅。嗚呼、當是時、天下方貴驍虜之將、喜進取之功而已。而賴朝獨孜孜以養民爲務。可謂知爲政之本矣。唯然是以能歲歲出師、一舉殪義仲、再舉殪盛三、舉夷泰、衡四海之內、一草一木、無不靡從其

蠲  
除ナリ  
逋租  
滯納稅  
驍虜  
強キコト  
孜孜  
學業、ツトメハゲムサ



荆建  
創メタツ、起ス

風、以遂荆建無前之大業。其本在於此。

一 善用人

源賴朝深知天下之形勢。其經營天下、備有次第。大要不自用、而用人也。其起於東國、躬被堅執、銳與敵血戰者、石橋一役而已。親與平氏對軍者、富士川一次而已。已而入據鎌倉、用八州豪傑、以自衛、蓄力養威、以觀天下之釁。未嘗輕用其兵也。義仲百戰、挫平氏之鋒。而其鋒亦少鈍矣。於是徐起以制其後。故用力約、而收功倍。是義仲亦為賴朝所用、猶其用範賴、義經也。故賴朝善用人、而已收

際

向  
サキ

其功者也。其用範賴、義經也。猶向之用義仲也。是以既收其功矣、則殺所用者、無足怪者。

三 除所忌

經營天下、建立大業者、誰不欲使其子孫長守之哉。於是為除其所忌者、以託之所信者、人人皆然。雖然、當信者、未必可託也。當忌者、未必可除也。並存當信、當忌者、以使相制。是可謂之善慮子孫已。源賴朝藉父祖餘威、為其舊部曲、所擁戴、終得總海內之兵權。故忌其同姓、恐其亦為吾所為也。如弟義經之威名著軍中、最其所忌也。故決意除之。

部曲  
部下ヲサス



扶植  
タスケタツルコト

孟子  
名ハ軻、字ハ子車、鄒ノ人、業ヲ子思ノ門ニ受ク、後、王道ヲ以テ天下ノ諸侯ニ説キシモ迂遠トシテ用ヒラレズ、退キテ門人ト講學シ孟子七篇ヲ作ル、周ノ赧王ノ二十六年(皇紀三七三年)卒、年八十二

不必待<sub>ル</sub>梏原景時之讒<sub>ニ</sub>而然也。而後託<sub>ス</sub>其子於妻父。以爲<sub>ニ</sub>在彼亦爲<sub>ニ</sub>外孫。吾雖<sub>モ</sub>死<sub>ニ</sub>當<sub>ニ</sub>代<sub>ニ</sub>吾<sub>ニ</sub>以<sub>テ</sub>扶<sub>ニ</sub>植<sub>ニ</sub>之。是眞<sub>ニ</sub>當<sub>ニ</sub>信<sub>ニ</sub>當<sub>ニ</sub>倚<sub>ル</sub>者也。嗚呼、亦何<sub>ゾ</sub>圖<sub>ニ</sub>子孫<sub>ノ</sub>之死<sub>ニ</sub>其所<sub>ニ</sub>信<sub>ニ</sub>倚<sub>ル</sub>者<sub>ノ</sub>手<sub>ニ</sub>哉。(日本政記)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論語顏淵篇)

八 孟子論

賴山陽

智勇  
智ハ五ニヒツバリアフコト、攫ハツカムコトト、ト、マル

衣裳之治  
黃帝、堯、舜ハ衣裳ヲ垂レ活動セズシテ天下治マル、上ノ德ニヨリテ自然ニ下ヲ化スルコト

戰國  
皇紀二五八―四四〇

智勇可以定天下。而天下之所以不定、常由用智勇。我以智加彼將、以智對焉。我以勇施彼將、以勇報焉。智與智遇、勇與勇會、紛錯挈攫、不知其所底。是七國所以不定於一也。七國之時、有孟子者出。欲以其道定天下。當是之時、長槍大劍、旁午天下。勇悍之將、智辯之士、如雲而起、務以其所能、爭奪大利、猶以爲未也。而孟子、非唐虞三代衣裳之治、不說。何孟子之迂闊也。吾嘗讀戰國諸策、參諸孟子之書、其始未嘗不嗤其迂焉。而其終也、撫卷而嘆曰、嗚呼、天下之捷利



秦七世  
 孝公・惠公・武王・昭襄  
 王・孝文王・莊襄王・始  
 皇帝  
 國工者  
 國中ニテスグレタル名  
 人

者孰有<sup>レ</sup>如<sup>レ</sup>孟子<sup>ノ</sup>哉<sup>ト</sup>。自<sup>リ</sup>孟子<sup>ノ</sup>視<sup>レ</sup>之<sup>ヲ</sup>、戰國<sup>ノ</sup>所謂<sup>ル</sup>勇悍智  
 辯<sup>ナル</sup>者<sup>ハ</sup>、皆迂闊<sup>ニ</sup>之<sup>シキ</sup>者也<sup>ナリ</sup>。何以<sup>テ</sup>言<sup>フ</sup>之<sup>ヲ</sup>。當時<sup>ノ</sup>謀<sup>ル</sup>人<sup>ノ</sup>國<sup>ノ</sup>者<sup>ハ</sup>、  
 必<sup>ズ</sup>曰<sup>ク</sup>「富<sup>ク</sup>之<sup>ヲ</sup>」夫<sup>ハ</sup>我<sup>レ</sup>萬乘<sup>ノ</sup>之<sup>ノ</sup>國<sup>也</sup>、彼亦萬乘<sup>ノ</sup>之<sup>ノ</sup>國<sup>也</sup>。我<sup>レ</sup>  
 富<sup>ク</sup>其<sup>レ</sup>萬乘<sup>ヲ</sup>、彼豈獨<sup>リ</sup>不<sup>レ</sup>富<sup>ク</sup>其<sup>レ</sup>萬乘<sup>ヲ</sup>乎<sup>ナリ</sup>。當時<sup>ノ</sup>謀<sup>ル</sup>人<sup>ノ</sup>兵<sup>ノ</sup>者<sup>ハ</sup>、  
 必<sup>ズ</sup>曰<sup>ク</sup>「強<sup>ク</sup>之<sup>ヲ</sup>」夫<sup>ハ</sup>我<sup>レ</sup>萬乘<sup>ノ</sup>之<sup>ノ</sup>兵<sup>也</sup>、彼亦萬乘<sup>ノ</sup>之<sup>ノ</sup>兵<sup>也</sup>。我<sup>レ</sup>  
 強<sup>ク</sup>其<sup>レ</sup>萬乘<sup>ヲ</sup>、彼豈獨<sup>リ</sup>不<sup>レ</sup>強<sup>ク</sup>其<sup>レ</sup>萬乘<sup>ヲ</sup>乎<sup>ナリ</sup>。而謂<sup>ク</sup>我<sup>レ</sup>獨<sup>リ</sup>能<sup>ク</sup>  
 也<sup>ナリ</sup>、則可<sup>シ</sup>謂<sup>フ</sup>闕<sup>ニ</sup>於<sup>レ</sup>事情<sup>ニ</sup>矣<sup>ナリ</sup>。一萬乘<sup>ノ</sup>當<sup>ル</sup>六萬乘<sup>ノ</sup>將<sup>ニ</sup>以<sup>テ</sup>幾  
 歲<sup>ヲ</sup>夷<sup>チ</sup>之<sup>ヲ</sup>乎<sup>ナリ</sup>。非<sup>レ</sup>迂<sup>ニ</sup>而何<sup>ナリ</sup>。秦<sup>ニ</sup>以<sup>テ</sup>七世<sup>ヲ</sup>夷<sup>チ</sup>之<sup>ヲ</sup>、而<sup>シテ</sup>其<sup>レ</sup>國<sup>亦</sup>隨<sup>ツテ</sup>  
 亡<sup>リ</sup>。雖<sup>モ</sup>定<sup>ム</sup>天下<sup>ヲ</sup>、果<sup>シテ</sup>何<sup>レ</sup>益<sup>ナリ</sup>哉<sup>ナリ</sup>。然<sup>ラバ</sup>則<sup>チ</sup>奚<sup>ヲ</sup>爲<sup>ス</sup>。曰<sup>ク</sup>有<sup>リ</sup>奕<sup>ニ</sup>者<sup>於</sup>此<sup>ニ</sup>、  
 各角<sup>シ</sup>其<sup>レ</sup>技<sup>ヲ</sup>、無<sup>シ</sup>相<sup>シ</sup>上下<sup>スル</sup>也<sup>ナリ</sup>。有<sup>リ</sup>國<sup>ノ</sup>工<sup>者</sup>、傍觀<sup>シテ</sup>而教<sup>レ</sup>之<sup>ニ</sup>、其

飴蔗  
 イシロ  
 アメトサタウキビ  
 縦  
 ユルス  
 太史公  
 司馬遷、史記ノ著者  
 深耕易耨  
 孟子梁惠王上篇、王如  
 施<sup>シ</sup>仁<sup>ヲ</sup>政<sup>ヲ</sup>於<sup>レ</sup>民<sup>ニ</sup>、省<sup>シ</sup>刑<sup>ヲ</sup>罰<sup>ヲ</sup>、  
 薄<sup>シ</sup>稅<sup>ヲ</sup>歛<sup>ヲ</sup>、深<sup>ク</sup>耕<sup>ヲ</sup>易<sup>ク</sup>耨<sup>ヲ</sup>、壯  
 者<sup>ヲ</sup>以<sup>テ</sup>暇<sup>ヲ</sup>日<sup>ヲ</sup>、修<sup>フ</sup>其<sup>レ</sup>孝<sup>ヲ</sup>悌<sup>ヲ</sup>、  
 忠<sup>ヲ</sup>信<sup>ヲ</sup>、入<sup>レ</sup>以<sup>テ</sup>事<sup>ス</sup>其<sup>レ</sup>父<sup>ヲ</sup>兄<sup>ヲ</sup>、  
 出<sup>レ</sup>以<sup>テ</sup>事<sup>ス</sup>其<sup>レ</sup>長<sup>ヲ</sup>上<sup>ヲ</sup>、可<sup>ク</sup>使<sup>ス</sup>  
 制<sup>ス</sup>、挺<sup>テ</sup>以<sup>テ</sup>撻<sup>ス</sup>秦<sup>楚</sup>之<sup>ノ</sup>堅<sup>甲</sup>  
 利<sup>兵</sup>矣<sup>ナリ</sup>。  
 易  
 フサム  
 釋  
 クサギル

下<sup>ス</sup>子<sup>ヲ</sup>、必<sup>ズ</sup>有<sup>リ</sup>出<sup>ル</sup>人<sup>ノ</sup>意<sup>ヲ</sup>表<sup>ス</sup>者<sup>ナリ</sup>。七國<sup>ノ</sup>之<sup>ノ</sup>時<sup>ニ</sup>、天下<sup>ノ</sup>莫<sup>ク</sup>不<sup>レ</sup>自<sup>ラ</sup>以<sup>テ</sup>  
 爲<sup>ス</sup>智<sup>ク</sup>且<sup>チ</sup>勇<sup>ト</sup>也<sup>ナリ</sup>。大人<sup>ノ</sup>君子<sup>ノ</sup>代<sup>テ</sup>爲<sup>ス</sup>之<sup>ノ</sup>謀<sup>ヲ</sup>、其<sup>レ</sup>規<sup>ル</sup>略<sup>必</sup>有<sup>リ</sup>衆<sup>ヲ</sup>  
 人<sup>ノ</sup>不<sup>レ</sup>及<sup>バ</sup>知<sup>ル</sup>者<sup>ナリ</sup>。衆人<sup>ハ</sup>以<sup>テ</sup>爲<sup>ス</sup>迂<sup>ニ</sup>闊<sup>ト</sup>、而<sup>シテ</sup>其<sup>レ</sup>實<sup>ハ</sup>天下<sup>ノ</sup>之<sup>ノ</sup>至<sup>ニ</sup>智<sup>ナリ</sup>  
 至<sup>ナル</sup>勇<sup>者也</sup>。天下<sup>ノ</sup>之<sup>ノ</sup>民<sup>譬</sup>之<sup>ニ</sup>嬰<sup>ニ</sup>兒<sup>ニ</sup>、彼鞭<sup>ニ</sup>撻<sup>シ</sup>之<sup>ヲ</sup>、驅<sup>ニ</sup>迫<sup>シ</sup>之<sup>ヲ</sup>、  
 以<sup>テ</sup>求<sup>メ</sup>其<sup>レ</sup>所<sup>ラ</sup>欲<sup>スル</sup>、而<sup>シテ</sup>我<sup>レ</sup>獨<sup>リ</sup>施<sup>シ</sup>之<sup>ニ</sup>、飴<sup>ヲ</sup>蔗<sup>ヲ</sup>、縱<sup>ニ</sup>其<sup>レ</sup>嬉<sup>ヲ</sup>娛<sup>ヲ</sup>、豈<sup>ハ</sup>有<sup>リ</sup>不<sup>レ</sup>  
 率<sup>キテ</sup>歸<sup>セ</sup>於<sup>レ</sup>我<sup>ニ</sup>者<sup>哉</sup>。孟子<sup>ノ</sup>所謂<sup>ル</sup>王<sup>道</sup>、蓋<sup>シ</sup>此<sup>ノ</sup>方<sup>已</sup>。  
 太史公<sup>ノ</sup>傳<sup>シ</sup>孟子<sup>ノ</sup>曰<sup>ク</sup>、方<sup>ニ</sup>是<sup>ノ</sup>時<sup>ニ</sup>、秦<sup>ハ</sup>用<sup>フ</sup>商<sup>鞅</sup>、楚<sup>ハ</sup>魏<sup>ハ</sup>用<sup>フ</sup>吳<sup>起</sup>、  
 齊<sup>ハ</sup>用<sup>フ</sup>孫<sup>臆</sup>子<sup>田</sup>忌<sup>視</sup>、孟子<sup>ノ</sup>爲<sup>シ</sup>迂<sup>ニ</sup>遠<sup>ニ</sup>闊<sup>ニ</sup>事<sup>情</sup>、以<sup>テ</sup>吾<sup>レ</sup>視<sup>レ</sup>之<sup>ヲ</sup>、  
 商<sup>鞅</sup>之<sup>ノ</sup>務<sup>農</sup>、孟子<sup>ノ</sup>深<sup>ク</sup>耕<sup>ヲ</sup>易<sup>ク</sup>耨<sup>ヲ</sup>、已<sup>ニ</sup>盡<sup>ク</sup>之<sup>ヲ</sup>矣<sup>ナリ</sup>。其<sup>レ</sup>怯<sup>ニ</sup>私<sup>ニ</sup>鬪<sup>ニ</sup>、  
 勇<sup>ニ</sup>公<sup>ニ</sup>戰<sup>ニ</sup>、孟子<sup>ノ</sup>孝<sup>悌</sup>忠<sup>信</sup>、親<sup>シ</sup>其<sup>レ</sup>上<sup>ヲ</sup>、死<sup>ス</sup>其<sup>レ</sup>長<sup>ヲ</sup>、已<sup>ニ</sup>盡<sup>ク</sup>之<sup>ヲ</sup>矣<sup>ナリ</sup>。



而吳起孫臏之論兵亦無不本此是七國之智勇皆孟子之所不屑爲而其所爲亦莫能出孟子之範天下之捷利者孰如孟子哉

行義道

九王 道

孟

子

齊齊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

無以  
以ハ已ニ通ズ

胡齧  
宣王ノ近臣

覺  
チヌル

穀棘  
恐懼ノ貌、オツオツシ  
タルサマ

隱  
イタム

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繫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穀棘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穀棘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



說 悅ニ通ズ  
 詩曰 詩經小雅巧言篇  
 付度 他人ノ心ヲオシハカル  
 戚戚焉 心動ク貌  
 復 白ナリ  
 輿薪 車ニ積メル薪

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

泰山北海  
 共ニ齊ノ地ニ在リ、故  
 ニ以テ譬トナス、北海  
 ハ今ノ渤海灣ナリ

詩云 詩經大雅思齊篇  
 刑 法ナリ、手本トスル意  
 御 ヲサム

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



權度  
權ハハカリニテハカリ  
度ハモノサシニテハカリ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

便嬖  
傍近ク侍リテ愛セラ  
ル者

辟  
ヒラク  
闢ニ同ジ  
莅  
臨ナリ

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之哉。曰。否。吾不爲之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

蓋  
蓋ト通ズ、蓋ハ何不ナ  
リ  
塗  
途ナリ  
憩  
ウツタフ

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



若是孰能禦之。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

惛 昏ト同ジ

嘗試 コ、ロミル

恆産 産ハ生業ナリ

罔 網ナリ、網ニテ魚ヲ捕フルコト

樂歲 豐年

贍 タル 足ルト同ジ 奚 ナンゾ

狗彘 食犬と牝豕 畜 ヤシナヒ

申 カサヌ 反復ス

頽白 頽ハ斑(マダラ)ト同ジ 白髮マジリ

將 モツテ

儘 顔ニ同ジ

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上篇)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小學)



方孝孺

字希直、正學ト號ス  
明ノ成祖(太祖ノ弟燕  
王)纂立スルニ及ビ即  
位ノ詔ヲ草セシメント  
セシニ屈セズシテ磔セ  
ラル(皇紀二〇六)年四十  
六

懸窩

意ハ愚直、窩ハ別莊ノ  
意

馳騫

馬ヲカケハシラス、奔  
走スル

偃蹇

氣ノ高ブリ舉ルサマ  
汲長孺

名ハ黯、漢ノ武帝ノ臣、  
毎ニ顔ヲ犯シテ極諫シ  
嚴ヲ以テ憚ラル

張子布

名ハ昭、吳ノ孫權ノ臣  
ナリ、朝見スル毎ニ辭  
氣壯厲、義氣色ニアラ  
ハル、屢、直言シテ權  
ニサカラフ

昌言

美言善言ニ同ジ

一〇 懸窩記

方 孝 孺

士之可貴者、在氣節、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聘智者、馳騫太過、鈞奇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  
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懸人也。而朝

矚

ウカガフ

薑桂

ハジカミト肉桂

斯須

須臾ニ同ジ、シバラク

或  
有ニ通ズ

廷恒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氣節之足尙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材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爲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須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  
余少慕古之懸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爲懸者有矣。而慕乎懸者、未始或見。豈氣節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也天子懲



俾 シム

甫 男子ノ美稱ナリ

混然 ホロブルサマ

造 イタル

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事誠得贅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

同邑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贅名其窩豈慕長孺輩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爲布衣亦將聞于時傳于後其肯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爲必有卓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相與論之 (方正學文粹)

人生百年均之皆死也而自古學士大夫遭遇時變

往往至枉道辱身以貽臭千歲豈非以其貪須臾之

命邪 (安井息軒讀書餘適)

一一 謝枋得死節

續資治通鑑綱目

至元二十六年夏四月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求才欲薦枋得爲功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媢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王莽篡漢龔勝餓死

續資治通鑑綱目

二十七卷、宋ノ太祖ヨリ元ノ順帝マデノ歴史ナリ、明ノ商輅撰ス

至元二十六年

元ノ世祖(忽必烈)ノ世(皇紀二四九)

安仁之敗

宋ノ恭宗徳祐元年(皇紀二五三)呂文煥、元兵ヲ導キテ東シ、呂師夔降ル、明年師夔江東ノ地ヲ定ム、謝枋得之ヲ防ギテ敗走シ、安仁ニ入レリ

程嬰、公孫杵臼

春秋ノ時、晉ノ屠岸賈趙朔ノ族ヲ滅ス、朔ノ客公孫杵臼、朔ノ友程嬰ト謀リ、他人ノ兒ヲ取リテ趙氏ノ孤トイッハリ山中ニ匿ル、嬰出デテ賈ニ告グ、賈、杵臼ト夫ノ兒トヲ殺セリ、嬰、遂ニ賈ヲ滅シ朝ノ實子武ヲ立テ趙家ヲ復シテ自殺セリ

龔勝

王莽、龔勝ヲ太子ノ師トナサントス、龔勝之ヲ拒ミ、飲食セズシテ死ス



子長 司馬遷ノ字  
嘉興 今ノ浙江省ニ在リ  
采石 今ノ安徽省ニ在リ  
茹 今ノ安徽省ニ在リ  
攢所 殯宮ヲイフ、枋得北行ノ前五年、太后燕ニ卒ス  
瀛國 恭宗ナリ、是ヨリサキ元ニ降ル  
留夢炎 宋ノ宰相タリシガ元ニ降ル  
雅 宋ノ宰相タリシガ元ニ降ル  
風岸孤峭 カドダツテ親シミガタク、世人ト合ハザルコト  
申包胥 楚ノ臣伍奢、平王ノ爲ニ殺サル、伍奢ノ子伍子胥吳ニ走リ吳ノ兵ヲ以テ楚ヲ伐チ、昭王出奔ス、子胥平王ノ墓ヲ掘リテ其ノ尸ニ鞭ツ、子胥ノ故友申包胥之ヲ責メ秦ニ趨リ救ヲ求ム、晝夜哭スルコト七日七夜、秦ノ哀公遂ニ兵ヲ遣ハシテ楚ヲ救フ

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卽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朔、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

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

民彝 人ノ守ルベキ常道  
已甚 ハナハダシ  
賙 メグム

建寧 福建建安道ニ在リ  
魏參政 魏天祐ヲイフ、參政ハ參政知事  
綱常 三綱五常ノ略、人ノ守ルベキ道

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屨穿。人有嘗德之者、賙以金帛。辭不受。又爲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爲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一一 初到建寧賦詩並序 謝枋得  
魏參政、執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  
詩別妻子良友良朋。  
雪中松柏愈青青。 扶植綱常在此行。



人間  
世間

南八男兒

唐ノ南嶽雲ナリ、安祿山ノ反セシ時、張巡ノ部下トナリテ、勇戦忠死ス。轉ジテ大丈夫ノ意ニモ用フ。

天下久無龔勝潔。

人間何獨伯夷清。

義高便覺生堪捨。

禮重方知死甚輕。

南八男兒終不屈。

皇天上帝眼分明。

一三 伯夷頌

韓退之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名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

峯乎  
高ク聳エタルサマ

微子

名ハ啓、殷ノ紂王ノ庶兄、殷末三仁ノ一人  
周公  
名ハ且、武王成王ヲダスケ周室ヲ安定セリ

餓死而不顧

殷ノ紂王ノ時、周ノ君一名ハ昌、聖徳有リ、諸侯之ニ歸ス、昌死シテ發立ツ、紂ノ惡益々甚シ、乃チ兵ヲ舉ゲテ之ヲ討ツ、伯夷・叔齊之ヲ諫ム、紂亡ビ發天子ト爲ル、夷・齊周ニ仕ヘズ、薇ヲ首陽山ニ採リ餓死ス

聖人  
武王・周公ヲ指ス

互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峯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

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名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



「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唐宋八大家文）

微 無二通ズ  
前出師表  
劉漢ノ後帝劉禪ノ建興  
五年ニ、諸葛亮兵ヲ出  
シテ魏ヲ伐タントシ發  
スルニ臨ミテコノ表ヲ  
上ル、上表スルコト前  
後二回ナリ

一四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諸葛亮  
字孔明、三國時代ノ  
蜀ノ忠臣、後主ヲ輔ケ  
テ魏ヲ征シ、建興十二  
年（皇紀九四）軍中ニ歿  
ス、年五十四  
先帝 劉備  
益州 蜀ノ地方  
光 アキラカニス  
大イニシ、彰明スル意  
宮中・府中  
宮中ハ禁中、即チ朝廷  
府中ハ將軍ノ居ルトコ  
ロ、即チ幕府  
陟罰 賞罰  
賞罰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  
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  
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  
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  
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

臧否 善惡

內外 宮中ト府中

侍中・侍郎  
共ニ官名、コノ時、郭  
攸之、費禕ハ侍中、董允  
ハ黃門侍郎タリ

向寵  
中都督トナリ宿衛兵ヲ  
ツカサドリ、後、中領  
軍ニ遷ル

親 チカヅク

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  
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  
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  
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  
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昔日  
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  
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  
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  
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桓・靈  
 後漢ノ桓帝・靈帝、共ニ不徳ノ君ニシテ宦官ヲ用ヒ政ヲ敗ル

侍中尙書・長史・參軍  
 何レモ官名、コノ時、侍中尙書ハ陳震、長史ハ張裔、參軍ハ蔣琬之ニ任セラレ、共ニ亮ノ進用セシ人タリ

南陽  
 湖北省襄陽縣

性命  
 生命

後值ニ傾覆ニ  
 獻帝ノ建安十三年、劉備當陽ノ長坂ニ敗ル

任・命  
 吳ニ使シテ救ヲ孫權ニ求メントスルノ大任大命ナリ

五月  
 建興三年

瀘  
 川ノ名、四川省ノ南部ヲ流ル

南方已定  
 孟獲ヲ征服セシコト

論<sub>シテ</sub>此事<sub>ノ</sub>未嘗<sub>テ</sub>不歎<sub>ニ</sub>息痛<sub>ニ</sub>恨<sub>ニ</sub>於桓靈<sub>也</sub>。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艸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

舊都  
 洛陽ナリ

雅言  
 正シキ言説、直言

定<sub>マリ</sub>兵甲已足當<sub>ニ</sub>獎<sub>ニ</sub>帥<sub>シテ</sub>三軍北定中原庶<sub>ハク</sub>竭<sub>ニ</sub>駑鈍<sub>ニ</sub>攘<sub>ニ</sub>除<sub>シ</sub>姦凶興<sub>ニ</sub>復漢室<sub>ヲ</sub>還<sub>ニ</sub>於舊都<sub>ニ</sub>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



明 孔 葛 諸



令伯  
李密ノ字、八一頁參照  
祭十二郎文  
八四頁參照

臨表涕泣、不知所云。(文章軌範)

讀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安子順)

一五 蜀 相

杜 甫

丞相祠堂何處尋

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

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繁天下計

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杜甫  
唐ノ詩人ナリ、李白ト併稱セラル、大曆五年(皇紀二四三)歿、年五十九  
錦官城  
成都府城ノ異名

兩朝  
蜀ノ先主劉備ト後主劉禪

一六 楠公贊

朱 之 瑜

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天地無日月、則晦蒙否塞、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尋、乾坤反覆、余聞楠公諱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蒐其行事、不可概見、大抵公之用兵、審強弱之勢



朱之瑜  
字ハ魯瑛、舜水ト號ス  
明亡ビ其ノ恢復ヲ謀リ  
我が國ニ來ル、竟ニ成  
ラズ、水戸ノ徳川光圀、  
聘シテ賓館トナス、天  
和二年(二四三)江戸ニ歿  
ス、年八十三  
楠公贊  
元祿五年(二五三)徳川光  
圀、楠木正成ノ碑ヲ湊  
川ニ建テテ嗚呼忠臣楠  
子之墓ノ八字ヲ題シ、  
舜水ノ楠公贊ヲソノ碑  
陰ニ刻ス  
麗  
ツク  
反覆  
クツガヘル

體士  
部下ノ士ノ心ヲ知ル

同  
ヨロシヤ  
懼ナリ

於幾先決成敗之機於呼吸、知人善任、體士推誠、是以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誓心天地、金石不渝、不爲利回、不爲害怵、故能興復王室、還於舊都、諺



元兇接踵  
 元兇ハ足利尊氏直義兄弟ヲサス  
 構殺國儲  
 當時國儲ハ恒良親王ナレド、コ、ハ尊氏ガ直義ヲシテ護良親王ヲ害シ奉ラシメシコトヲサスガ如シ  
 傾移鐘簾  
 三種ノ神器ヲ傾ケ移ス意ニテ從ツテ天子ヲカヘ奉ルコト、鐘簾ハ三種ノ神器ヲ喻フ、簾ハ鐘ヲ懸クル縱架ナリ  
 庸  
 モチフ  
 元帥・庸臣  
 元帥ハ義貞、庸臣ハ坊門宰相清忠  
 之死靡佗  
 詩經ノ鄘風柏舟篇、「死靡佗矢靡心」  
 託孤寄命  
 用語ハ論語泰伯篇ニ本クモ義ハ異レリ。孤ハ正行ヲサシ、命ハ遺訓ヲイフ  
 整而暇  
 從容

云、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不臧、元兇接踵。構殺國儲、傾移鐘簾。功垂成而震主、策雖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妒前、庸臣專斷、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卒之以身許國、之死靡佗。觀其臨終訓子、從容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日、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孝萃於一門。盛矣哉。至今王公大人、以及里巷之士、交口而誦說之不衰。其必有大過人者。惜乎。載筆者無所考、信不能發揚其盛美、大德耳。

藤田東湖

名ハ彪、字ハ斌卿、徳川齊昭ニ仕フ、安政二年江戸大地震ノ時歴死ス、年五十、有名ナル正氣歌ハ幕府ノ忌彈ニ觸レ小梅別墅ニ幽居中ニ作リシモノナリ

名教

人倫ノ教ヲイフ

委史  
 倉慶ヲツカサドル小吏  
 乘田  
 牧畜ヲツカサドル小吏

一七 忠孝一本

藤田東湖

臣彪謹案、人道無急於五倫、莫重於君父。然則忠孝者名教之根本、臣子之大節。而忠與孝異途同歸。於父曰孝、於君曰忠。至所以盡吾誠、則一也。夫孝子之敬身、身體髮膚、猶不敢毀傷。況大義之在我者、豈獨可虧乎。然則進而事君、全其大義、乃所以孝於親也。君子之事君、委吏乘田、不敢苟且。況風教之關治者、豈獨可忽乎。然則退而養親、助其風教、乃所以忠於君也。忠與孝不一、其本在所處何如耳。



徒タ

冬溫夏清

禮記曲禮「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清ハ涼ナリ

歐陽修  
字ハ永叔、宋代ノ大文章家

刀水  
利根川ナリ

而爲忠孝不兩全之說者則曰、家居養親、則不能致身於君、是徒知夙夜在公之爲忠、而不知扶植綱常之爲大忠也。又曰、以死殉國、則不得竭力於父母、是徒知冬溫夏清之爲孝、而不知殺身成仁之爲大孝也。善乎、歐陽修論臣子之處變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其於忠孝一本之旨、可謂得矣。

一八 述 懷

藤田東湖

三決死矣而不死。

二十五回渡刀水。

五乞閒地不得閒。

三十九年七處徒。

徒爾  
偶然

嫖姚

前漢ノ霍去病、嫖姚校尉ニ任ゼラレ、匈奴ヲ伐チテ功アリ

定遠

後漢ノ班超、西域ニ使シテ功アリ、定遠侯ニ封ゼラル

丘明

周ノ左丘明、春秋左氏傳ヲ撰ス

司馬遷

前漢ノ人、史記ヲ撰ス

芳野金陵

名ハ世育、字ハ叔果、金陵ハ其ノ號、下總ノ人、江戸ニ遊學シ、學成リテ田中藩本多侯ニ仕ヘ、後、昌平學ノ儒員トナル、明治十一年歿、年七十六

邦家隆替非偶然。人生得失豈徒爾。  
自驚塵垢盈皮膚。猶餘忠義填骨髓。  
嫖姚定遠不可期。丘明馬遷空自企。  
苟明大義正人心。皇道奚患不興起。  
斯心奮發誓神明。古人有云斃而已。

一九 新建新田公祠堂記 芳野金陵

天地如此大矣。古今如此久矣。而其精忠鴻義之萃于一門事業、赫赫不可磨滅者、其唯新田氏楠氏二公之事歟。



天步艱難  
天運開ケズ時勢ノ危キ  
ヲ云フ

變興遠狩

御醍醐天皇ノ隱岐ニ遷  
サレ給ヒシヲ云フ、變  
興ハ天子ノ御乗物、轉  
ジテ天子ノ意

諸蟄

冬ノ間穴ゴモリセル蟲  
ケラ

茁

草木ノ始メテ芽ヲ出ダ  
スサマ

於戲

ア、

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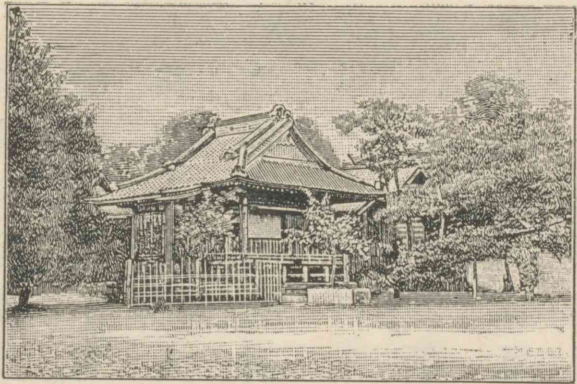
タフル

續

ツグ

泰山云云  
漢ノ司馬遷ノ語

曩昔、方<sup>リ</sup>天步艱難、變興遠狩、二公獨<sup>リ</sup>先<sup>ニ</sup>天下、振<sup>ヒ</sup>浩



(山金在)社神田新

是天地古今之所無、自<sup>リ</sup>非<sup>ハ</sup>秦<sup>ニ</sup>山義、而鴻<sup>ニ</sup>毛身<sup>者</sup>、其

何以能<sup>テ</sup>然<sup>ラン</sup>。古人曰、道理貫<sup>キ</sup>心肝、忠義填<sup>ム</sup>骨髓。蓋<sup>シ</sup>一  
公之謂也。

往年、水戸義公、修<sup>メ</sup>楠公之墓、以表<sup>セ</sup>其忠誠、而如<sup>キ</sup>新  
田公之墓、則蕪<sup>ニ</sup>沒<sup>シ</sup>于塞煙草中、農樵時過、而吁嗟  
焉耳。上毛金山、公玄孫明純之所<sup>ニ</sup>築<sup>マ</sup>焉、以據<sup>リ</sup>也。予  
嘗<sup>テ</sup>經過<sup>シ</sup>中山道、欲<sup>セ</sup>觀<sup>ニ</sup>其遺跡、土人曰、荒蕪久矣、老  
松陰森、深筍亂抽、豺狐窟<sup>シ</sup>而虺蛇宅、不可<sup>レ</sup>行<sup>ク</sup>已<sup>ト</sup>。乃  
顧望徘徊<sup>シ</sup>而去<sup>リ</sup>今也、皇運復<sup>シ</sup>矣、庶政<sup>ニ</sup>丕<sup>ニ</sup>新、墜典舉<sup>リ</sup>、  
廢禮興<sup>リ</sup>、凡<sup>ソ</sup>有功<sup>ニ</sup>于王室者、或旌表<sup>シ</sup>祿<sup>シ</sup>其後、或追褒<sup>シ</sup>、  
列<sup>ス</sup>之<sup>ヲ</sup>祀典、枯骨放<sup>テ</sup>光<sup>ヲ</sup>、神德加<sup>フ</sup>崇<sup>キ</sup>、洵<sup>ニ</sup>足<sup>レ</sup>以振<sup>ヒ</sup>天下之

古人曰  
宋ノ蘇東坡ノ語

吁嗟  
ナゲク

上毛金山

上野國新田郡太田町ノ  
北ニアリ

深筍  
生<sup>ヒ</sup>茂<sup>レル</sup>小竹

虺蛇

ヒハムシ

丕

オホイニ



俊純君  
岩松氏、明治十六年男  
爵ヲ授ケラル

剗 カル  
亟 スミヤカニ  
鳩 アツム

于喁 ウツク  
エンヤラヤナドイフカ  
ケゴエ

祥颺 ヘウ  
メデタキ風

清水純崎  
樂山下號ス

貞珉 シ  
カタキ石、ヨツテ碑石  
ライフ

義林之鬼

忠義ニ死セシ者ノ一黨  
芳野氏ノ先祖ハ大和ノ  
人ニテ、吉野朝ニ仕ヘ  
タリ、故ニイフ  
嗟乎 ア、

義氣、激天下之士風矣。

公之裔孫俊純君、欲作祠堂、與毛人謀、卜地金山、  
上請得允。朝廷爲剗賜地若干畝、追褒列祀典。毛  
人乃欣舞、剗穢草、誅惡木、夷險豁隘、亟鳩良材、募  
名工、于喁之聲、斧斤之風、山響谷應、豐宇雄壯、廟  
貌儼然、不日而成。因卜日修祀事。是日也、天朗氣  
清、祥颺飜錦幡、瑞雲護神劍。遠近來拜、至感激泣  
下。清水純崎、亦繫於公。十九世曾孫與其兄純忠  
謀、欲鑄貞珉、以傳其盛事。來請予文。嗟乎、予祖亦  
爲義林之鬼。盍樂而記之。

窈冥 エウマイ  
幽暗ノサマ

格 イタル

仰止 ウツク  
アフギ見ルコト、止ハ  
助語

北陸

義貞、越前藤島ニ戦死  
ス、仍テ藤島神社ト稱  
シ、奉祀シテ別格官幣  
社ニ列セラル

廟食  
廟ヲ立テテ祀ラル、コ  
ト

群黎  
多クノ人民

夫形魄歸地、魂氣則存。窈冥雖無聲臭、苟至誠招  
之、無時無所洋洋乎。莫不降格矣。況金山公之所  
朝夕仰止、且臣子之裔、羅敷旁近、則公之神、不歸  
北陸、而歸茲土也。必矣。抑神之無所歸、五百年于  
斯。今而得所歸、而廟食。可謂善敬神、善慰神矣。夫  
聖上之恩、如斯其重、毛人之追思、如斯其厚。則其  
威靈護皇基、懿德保群黎、吾復奚疑。因記所期、以  
告將來。  
(金陵遺稿)

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  
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



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

(歐陽修王彥章畫像記)

錦山神祠  
熊本市ノ西北ニアリ、  
加藤清正ヲ祀ル

磅礪  
充チフサガルコト

猗歎  
ア、

關羽  
劉ノ劉備ノ功業ヲ助ク  
後世武運ノ守護神トシ  
テ祀ラル、關帝廟之ナ  
リ

二〇 錦山神祠改建記

安井息軒

天地之間、至大至剛、物莫能屈之、經千歲而愈盛者、其唯忠正氣乎。當其磅礪觸物也、山岳失其高、江海失其深、凡橫目之民、神之靈之、畏之敬之、而莫知其所以然。猗歎盛矣。

自天下力爭、名將英士、世不乏人、而其能當是德者、漢有關羽、我有清正公。公揚武於海外、餘威所

關左  
關東ナリ、徳川氏ヲサ  
ス

負嶠  
山ノ隅ニ據リテ威ヲア  
ラハス

輔幼主  
慶長十六年、徳川家康  
京師ニアリ、豊臣秀頼  
ヲ召見ス、清正及比淺  
野幸長之ニ從ヒテ此會  
見ヲ無事ナラシメタリ

申  
ノブ  
伸ニ通ズ

姦豎  
奸惡ナル小人、大野治  
長等ヲサス

折衝  
敵ノ衝突シ來ルヲクジ  
キ止ムルコト  
未ニ必遽屋  
未屋トハ未ダ亡ビザ  
ルヲイフ

壓至以止兒啼。誠一世之傑也。然是猶未足爲公道。當慶長之季、關左之威、如虎負嶠。誰敢觸之。而公輔幼主、與之會於京師、不懾不激、從容就事。終全兩家之交、而還既而出、匕首於懷、曰今日之事、聊以報豐公萬分之德矣。

蓋公操至剛之德、出之以柔。是以勇者不敢怒、智者不敢謀。浩然申於萬物之上。嗚呼使公不死、姦豎斂跡、而又能折衝於千里。雖天命有歸、豐臣氏之祠、未必遽屋也。而天奪之年、豈不惜哉。夫羽仕三分之一之國、一敗就擒。其事不足言。然後世尊之、至



緇徒  
僧徒

今令  
令ハ長官、安岡良亮  
廟兆  
靈舎ノ場所

稱爲帝。唯非以忠正之氣、死而不熄邪。況公德所成如是。宜矣。其廟食百世、而人益尊之也。初祠在本妙寺。緇徒奉之。明治四年、廢藩爲縣、知事細川氏曰、「神佛混淆、非朝廷之意也。」遷祠城中。商賈從而徙者數十家。行香者日夜雲聚。是歲冬、鎮兵入城。陸軍省議曰、「軍容貴肅。今兵民雜居、非所以嚴國威也。」乃命出民於外。凡拜公廟者、月許二日入城。其餘不得行香。民心未厭。乃又議遷祠於外。事久不行。六年冬、今令到任、聞之曰、「神人不和、非國之福。且功德如公、廟兆不定、何以勸人。」明

巽位  
東南ノ方  
蘇岳  
阿蘇山  
江津  
江津湖  
丹朥  
赤色

半面之識  
カウテ少シク相識ルモ

年冬、縣事略就緒。乃卜地於城北、面巽位而立祠焉。遠望蘇岳、近接江津、優攬形勢之勝。命下之日、官民踊躍、捐貲助役。規模之宏、丹朥之美、不日而成功。又環之以華樹、爲士女遊息之所、以表其景慕之意。於是乎、公德益顯矣。八年七月、令以事來東京、介人請予記其事。乃謹次其事、以答盛意。令姓某、名某、土州人。予與令無半面之識。安能知其賢否。然今日之令、事大任重。其名雖令、其劇倍守。而速能及是事、使其民知所向。則其施於政者、可想矣。（息軒遺稿）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論語、秦伯篤、託孤寄命章朱註)

三二故事

二豎。晉景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

(左傳)

病疾篤ナリ  
為ヲサム  
焉イツクニカ  
盲クワ  
膏隔膜ノ上部  
心臟ノ下部

嘻ア、

卮酒器

亡羊之歎。楊子之隣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列子) 蛇足。人有遺舍人一卮酒。舍人相謂曰。請畫地為蛇。先成者獨飲。一人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為足。後成人奪酒。飲曰。蛇無足。今為之。非蛇也。(史記)

推敲。唐賈島在京師驢上得句。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著推字。又欲下敲字。練未定。引手



權京尹 假リノ京師ノ長官

布衣交 貴賤ノ別ナキ交

于 ヌク

誕 ソラゴト

壬戌

宋ノ神宗帝ノ元豐五年  
コレヨリ先、元豐元年  
賦、黃州ニ謫セラレ臨  
阜亭ニ寓居ス、五年七  
月赤壁ニ遊ビテコノ賦  
ヲ作ル

明月之詩

詩經陳風月出篇、「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

窈窕之章

詩經周南關雎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斗牛 二星ノ名、北斗星ト牽牛星

馮虛 マカス

扣 叩ニ同ジ

蘭漿 木蘭ノ槳

擊 サヲサス

空明 月影ノ宿リテ底ノ見ユル清澄ナル水

美人 美德ノ人、即チ天子、一説ニハ在朝ノ君子

洞簫 簫ノ底ナキモノ、尺八ノ如クニシテ細シ

嫋嫋 音聲ノ細クツツクサマ

嫋嫋 嫋嫋

月明星稀

魏武帝ノ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二枝可レ依。」

作<sub>ス</sub>推<sub>シ</sub>敲<sub>ク</sub>勢<sub>ヲ</sub>時<sub>ニ</sub>韓愈權京尹鳥不覺衝<sub>ラ</sub>至<sub>ル</sub>第三節<sub>ニ</sub>左  
右擁<sub>シ</sub>至<sub>ル</sub>尹前<sub>ニ</sub>鳥具道<sub>ヲ</sub>所得<sub>タル</sub>愈曰<sub>ク</sub>敲字佳<sub>ナリト</sub>與<sub>ニ</sub>並轡歸<sub>リ</sub>  
爲<sub>ス</sub>布衣交<sub>ヲ</sub> (細素雜記)

畫龍點睛 張僧繇<sub>ニ</sub>金陵安樂寺<sub>ニ</sub>畫<sub>キ</sub>四龍<sub>ヲ</sub>于壁<sub>ニ</sub>  
不<sub>レ</sub>點<sub>セ</sub>睛<sub>ヲ</sub>每<sub>ニ</sub>日<sub>ク</sub>點<sub>セ</sub>之<sub>ヲ</sub>即<sub>チ</sub>飛去<sub>リ</sub>人<sub>ニ</sub>以爲<sub>レ</sub>誕<sub>ト</sub>因<sub>リ</sub>點<sub>ズ</sub>其<sub>ノ</sub>一<sub>ヲ</sub>須  
臾<sub>ニ</sub>雷電破<sub>レ</sub>壁<sub>ヲ</sub>一龍乘<sub>レ</sub>雲上<sub>リ</sub>天<sub>ニ</sub> (水衡記)

二二 前赤壁賦

蘇東坡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sub>ベ</sub>舟<sub>ヲ</sub>遊<sub>ニ</sub>於赤壁之  
下<sub>ニ</sub>清風徐來<sub>ニ</sub>水波不興<sub>ヲ</sub>舉<sub>ゲ</sub>酒<sub>ヲ</sub>屬<sub>シ</sub>客<sub>ニ</sub>誦<sub>シ</sub>明月之詩<sub>ヲ</sub>歌<sub>フ</sub>

窈窕之章<sub>ヲ</sub>少焉<sub>ク</sub>月出<sub>テ</sub>於東山之上<sub>ニ</sub>徘徊<sub>ス</sub>於斗牛之  
閒<sub>ニ</sub>白露橫<sub>レ</sub>江<sub>ニ</sub>水光接<sub>レ</sub>天<sub>ニ</sub>縱<sub>ニ</sub>一葦之所<sub>ニ</sub>如<sub>ク</sub>凌<sub>グ</sub>萬頃之  
茫然<sub>タル</sub>浩浩乎<sub>トシテ</sub>如<sub>ク</sub>馮<sub>レ</sub>虛御風<sub>ニ</sub>而不知<sub>ル</sub>其所<sub>ヲ</sub>止<sub>マル</sub>飄飄乎<sub>トシテ</sub>  
如<sub>シ</sub>遺<sub>レ</sub>世獨立<sub>シ</sub>羽化而登<sub>シ</sub>仙<sub>ニ</sub>於是飲<sub>ミ</sub>酒樂<sub>シ</sub>甚<sub>ク</sub>扣<sub>イ</sub>舷<sub>ヲ</sub>而  
歌<sub>フ</sub>之<sub>ヲ</sub>歌曰<sub>ク</sub>桂棹兮蘭槳<sub>ヲ</sub>擊<sub>ク</sub>空明兮泝<sub>ル</sub>流光<sub>ヲ</sub>渺渺兮  
予懷<sub>ガ</sub>望<sub>ム</sub>美人兮天一方<sub>ニ</sub>客有<sub>リ</sub>吹<sub>ク</sub>洞簫者<sub>ヲ</sub>倚<sub>リ</sub>歌<sub>ニ</sub>而和<sub>ス</sub>  
之<sub>ヲ</sub>其聲嗚嗚然<sub>トシテ</sub>如怨<sub>ム</sub>如慕<sub>ク</sub>如泣<sub>ク</sub>如訴<sub>フル</sub>餘音嫋嫋不<sub>レ</sub>  
絕<sub>エ</sub>如縷<sub>ク</sub>舞<sub>ハ</sub>幽壑之潛蛟<sub>ヲ</sub>泣<sub>カ</sub>孤舟之嫋婦<sub>ヲ</sub>  
蘇子愀然<sub>トシテ</sub>正襟危坐<sub>シテ</sub>而問<sub>ク</sub>客曰<sub>ク</sub>何爲<sub>レ</sub>其然也<sub>ヤト</sub>客曰<sub>ク</sub>  
「月明星稀<sub>ニ</sub>烏鵲南飛<sub>ニ</sub>此非<sub>ニ</sub>曹孟德之詩<sub>ニ</sub>乎<sub>ト</sub>西望<sub>ミ</sub>夏



曹孟德 魏ノ曹操、字ハ孟德、武帝ト諡ス  
 繆 マトフ  
 周郎 周瑜、吳ノ臣  
 破 荆州ニ下リ、江陵ニ表ノ子瑜、荆州ニアリ、曹操之ヲ破リ、更ニ江陵ヲ下リテ劉備ヲ討ツ  
 釀 クム  
 架 ホコ  
 匏樽 フクベニテ造レル酒器

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酹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于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

騷 ニハカニ  
 遺響 人生ヲ哀シムノ餘情  
 肴核 魚肉ト果實、サカナ  
 枕藉 重ナリアヒテ臥スコト  
 白 アク

市河世寧 寬齋ト號ス、上野國ノ人、寛政文化開ノ詩人、文政三年二六〇歿、年七十二

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既白。

二三 東坡赤壁圖

市河世寧

孤舟月上水雲長。

崖樹秋寒古戰場。



一自風流屬坡老。

功名不復畫周郎。

二四 四端說

孟子

子

孟子曰、人皆有<sub>二</sub>不忍<sub>レ</sub>人<sub>レ</sub>之心<sub>一</sub>。先王有<sub>二</sub>不忍<sub>レ</sub>人<sub>レ</sub>之心<sub>一</sub>、斯有<sub>二</sub>不忍<sub>レ</sub>人<sub>レ</sub>之政<sub>一</sub>矣。以<sub>二</sub>不忍<sub>レ</sub>人<sub>レ</sub>之心<sub>一</sub>、行<sub>二</sub>不忍<sub>レ</sub>人<sub>レ</sub>之政<sub>一</sub>、治<sub>二</sub>天下<sub>一</sub>、可<sub>レ</sub>運<sub>二</sub>之掌上<sub>一</sub>。所以<sub>レ</sub>謂<sub>二</sub>人皆有<sub>二</sub>不忍<sub>レ</sub>人<sub>レ</sub>之心<sub>一</sub>者、今、人乍<sub>レ</sub>見<sub>二</sub>孺子將入<sub>二</sub>於井<sub>一</sub>、皆有<sub>二</sub>怵惕惻隱之心<sub>一</sub>。非<sub>レ</sub>所以<sub>レ</sub>內<sub>二</sub>交<sub>二</sub>於孺子之父母<sub>一</sub>也。非<sub>レ</sub>所以<sub>レ</sub>要<sub>二</sub>譽<sub>二</sub>於鄉黨朋友<sub>一</sub>也。非<sub>レ</sub>惡<sub>二</sub>其聲<sub>一</sub>而然<sub>レ</sub>也。由<sub>レ</sub>是<sub>レ</sub>觀<sub>レ</sub>之、無<sub>二</sub>惻隱之心<sub>一</sub>、非<sub>レ</sub>人<sub>レ</sub>也。無<sub>二</sub>羞惡之心<sub>一</sub>、非<sub>レ</sub>人<sub>レ</sub>也。

孺子  
乳兒  
驚<sub>レ</sub>キ恐<sub>レ</sub>ル、サマ  
怵<sub>レ</sub>キ  
惻隱  
アハレミイタム  
聲  
内  
イ  
名ナリ、評判ヲイフ

羞惡  
不善ヲハヂニクム

賊  
ソコナフ

然  
燃ト同ジ

也。無<sub>二</sub>辭讓之心<sub>一</sub>、非<sub>レ</sub>人<sub>レ</sub>也。無<sub>二</sub>是非之心<sub>一</sub>、非<sub>レ</sub>人<sub>レ</sub>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sub>二</sub>是四端<sub>一</sub>也、猶<sub>二</sub>其有<sub>二</sub>四體<sub>一</sub>也。有<sub>二</sub>是四端<sub>一</sub>而自<sub>レ</sub>謂<sub>二</sub>不能<sub>レ</sub>者<sub>一</sub>、自<sub>レ</sub>賊<sub>二</sub>者也。謂<sub>二</sub>其君不能<sub>レ</sub>者<sub>一</sub>、賊<sub>二</sub>其君<sub>一</sub>者也。凡有<sub>二</sub>四端<sub>一</sub>於我<sub>レ</sub>者、知<sub>二</sub>皆擴而充<sub>レ</sub>之<sub>一</sub>矣。若<sub>二</sub>火之始然<sub>一</sub>、泉之始達<sub>一</sub>、苟能<sub>レ</sub>充<sub>レ</sub>之、足以<sub>レ</sub>保<sub>二</sub>四海<sub>一</sub>、苟不<sub>レ</sub>充<sub>レ</sub>之、不足<sub>レ</sub>以<sub>レ</sub>事<sub>二</sub>父母<sub>一</sub>。

(公孫丑上篇)

二五 性善也

孟子

子



杞柳

一種ノ柳、コブヤナギ

栝樛

柔軟ノ木ヲマゲテ作ルマゲモノ

戕賊

ソコナフ

湍

波流ノメグル淵

下

ヒクシ

激

木石等ヲ以テ水ヲ排決スルコト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栝樛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栝樛。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栝樛乎、將戕杞柳、而後以爲栝樛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栝樛、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頹、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告子上篇)

勢

搏激ノ勢力

牛山

齊ノ都ノ東南ニアル山

大國

國ハ國都ナリ

息

生長ノ意

萌蘖

藥ハヒコバエ

濯濯

光潔ノ貌、草木ナクハゲタルサマ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

二六 存養良心

孟

子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



平日之氣  
夜明ノ清明ナル美シキ  
心  
好惡  
善ヲ好ミ惡ヲ惡ム良心  
ノ作用  
枯亡  
抑ヘ亡ボス  
夜氣  
清明ノ夜氣  
情  
實ナリ、本性ナリ  
操則  
四句古語、惟心ノ一句  
ハ孔子ノ評語ナリ  
操ハ持チ守ルコト

高臺  
高臺寺、京都東山ニ在  
リ

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  
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枯亡之矣。枯之  
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  
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  
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  
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告子上篇)

二七 豐太閣論

賴山陽

余遊東山。謁太閣像於高臺之祠。祠門蓋以征韓

韓人所紀  
韓人柳成龍著ス所ノ懲  
忠錄ヲサス

烏  
イヅクンゾ

朱明  
明朝ハ朱姓ナリ

覺羅  
愛親覺羅、清朝ノ姓、  
朱明ヲ亡シテ之ニ代ル

六世  
孝公・惠文王・武王・昭  
襄王・孝文王・莊襄王

累葉  
累代

艦材造之云。嘗讀韓人所紀。曰。明遣使者窺太閣  
相貌。矮而黑。無他異。唯見其目光炯炯射人。不可  
仰見。今觀其像。如信然者。嗚呼。使太閣生於女真。  
靺鞨。閒而假之以年。則烏知覆朱明之國者。不待  
覺羅氏哉。  
蓋其爲人。酷肖秦皇漢武。而雄才大略。遠出其右。  
夫漢武乘豐富。馭區宇。不論可也。秦皇挾六世之  
積威。蹶衰殘之六國。孰與太閣之徒手奮起。制服  
羣雄。然運用其民力。以取絕嗣之禍者。則與秦等。  
彼藉累葉之烈。猶且不免。況以匹夫暴起者乎。然



重 ハバカル

禮人 禮ヲワキマヘヌ貧シキ人  
揮霍 キクワク 財物ヲマキチラス

變故 明智光秀、信長ヲ弑セルヲイフ

以匹夫得天下、非如承祖業而重失之者。土地非其固有、故不惜分其利也。人民非其固畜、故不愛用其力也。其不愛民力、固足以招危亡、而不惜地利、又不可以計久安。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其禍相因也。然其初之所以速得天下者、無所愛惜也。譬如閭巷之人、博而獲大勝、使其不勝、一窶人耳。苟勝矣、乃大揮霍之、招其朋類、醉飽喧呼、務取快一時。唯然、故暴富而人不怨。太閤起人奴、而主大國、固已踰其所望、乃遭遇變故、投機赴會、動得如意、皆初念之所不至、而四顧

膏腴 肥沃ノ土地

德 恩惠

愈 イニ

當時、將帥皆其儕輩、或其所不敢比肩。一旦立其上、而常恐其不服己也、以爲吾起微賤、而得司利權。苟自封殖、而不分於人、人將吾爭、而吾志不可速成也。故割膏腴、頒金帛、動舉數州之地、以賞戰功、視之不啻如糞土。彼其鼓舞奔走、一世之豪俊、以驟護志於天下者、用此術也。然吾糞土授之、彼亦糞土受之、未嘗德我、而以爲當然。彼之所求、無窮、而我之所有、有盡、以有盡供無窮、其勢不得不取之於海外、以塞之。於是七道之民、裹其未愈之瘡、以趨不可知之地、連年無所成、而其力竭矣。



樞肉未冷  
太閤墓後、幾ナラザル  
ライフ

而樞肉未冷、羣雄各有自立之心。蓋無足怪者。故太閤之不愛民力、由其不惜地利、而其禍遂至於此。皆其自取爾。

雖然以太閤之雄才大略、八歲定六十餘國、則以其餘力、逞之海外、固其宜也。豈唯太閤爲然、當時猛將謀夫、雄傑之士、布滿天下、天下已集、而其桀驁巧狙、喜事好功之心、猶未已也。譬之鷲鷹俊狗、其噬嚙搏擊之力、用而有餘、則必至逼人。故朝鮮之役、是令天下羣雄肆其噬嚙搏擊、以殺其力者也。然徒殺其力、而使其無所獲、則彼將不復我之

桀驁  
カウツ  
巧狙  
ワルガシキコト  
噬嚙  
ゼイカツ  
カム

發縱指示  
群雄ヲ指揮、驅使スル  
ライフ

馴服、而反施其噬嚙搏擊於我。嗚呼、養之而不得其術、安往而可也。能飽之而不能節之、能發縱指示之而不能收而寧之。故太閤之於羣雄、苟制服之一時耳。豈長久之計哉。其所以速得天下、乃其所以速失之也。梁武帝有言、自吾得之、自吾失之、無復所恨、則太閤其亦無所恨耶。（日本外史）

既謂之志、則自不可奪。及其可奪、不足以爲志。蓋夫志之爲物也、無所往而不達、無所爲而不成、無所願而不遂、小可以變而爲大、微可以積而至著。聖賢之爲聖賢、豪傑之爲豪傑、此皆由其志爲之耳。

（土井馨牙、匹夫不可奪志論）



茶山

姓ハ菅、名ハ晋帥、茶山ハ其ノ號、備後神邊ノ人、京都ニ遊學シ、歸リテ塾ヲ開キ子弟ニ教授ス後、此ノ塾ヲ郷校トナシ、廉塾ト稱ス、文政十年(一八二七)歿、年八十

日

藩議 茶山ノ仕ヘシ福山藩(阿部氏ノ治城)ノ評議

收錄 登庸スルコト

捐舍

ニルス

細故

些細ナル罪

身言

言行ナリ

干

モトム

二八 上茶山先生書

賴山陽

賴襄謹再拜白菅先生座下。日承尊諭。藩議欲襄就官。待以好爵重俸。襄朽廢人也。而蒙收錄焉。不可不謂之知己者也。覆而考之。不知襄者矣。襄唯不欲仕也。是在此。使襄欲仕。則有父母之邦在。邦君仁恕。捐舍細故。加之推輓。有人。則使襄欲仕乎。修飾身言。顧慮毀譽。凡可以干祿者。何不爲也。夫父母之邦。義所當仕。不得謂不欲之也。而有所不能焉。

襄天質多病。疎放爲習。不能整衣裳。不能久坐。不

屈伸

敬禮ヲナス

趨起

進マントシテタメラフ

言ハントテロゴモルサ

不情之言

心ニモナキ言

饒令

タトヒ

右文

學術ヲタツトブコト

朝班

朝廷ノ席次、コ、ハ廣

撫存

厚遇スルコト

不解

解ハ懈ニ通ズ、懈ハオ

コタル

能屈伸不能時起臥不能從而入從而出至趨起  
瞬喘爲不情之言以相應答尤所不能也饒令少  
忍或不異恒人久忍之則結蓄其氣無所發洩必  
喪心病狂身家兩敗而無益於國是亦何取於仕  
也。  
天下之士誰不被其國恩若襄則可謂最重矣。襄  
之家非有先登斬首之功也。非有積日累歲之勞  
也。及家翁之身遭遇右文起布衣上朝班遂至忝  
師範之任撫存待遇無所不至襄常見其感激思  
報蹇蹇不解爲襄者安可不竭力致身以繼其志



哉。

抑人各有能有不能。自量所能要之於終。雖身之不列於朝。或足以圖尺寸之報。是襄所以燕息度年也。今乃顧通籍委贄於他邦。是胡爲哉。使襄禽獸則可。苟亦人也。則何心處之。亦何面目以見天下之人乎。襄之出國。已誓於心。雖百喙交說。斷斷乎不遷矣。不知襄者。亦曰彼不欲事於小也。襄特以其義耳。義已不可爲。使有賀薩來聘。不就也。況其有所不能乎。

有養鶴者於此。憐其病而不能蹠蹠也。開籠放之。

燕息、休息  
 通籍、戶籍ヲ官ニ差出シテ役人トナルコト  
 委贄、贈物ヲ置ク、仕官スルヲイフ  
 胡、何ニ通ズ

蹠蹠、ハシケン  
 飛ビマハルコト

羽翮摧殘、ウカサキイザシ  
 羽ノクダケソコナハルルコト

稻粱、イネ  
 梁ハ上等ノ米

冲霄、ウキウキ  
 空中高ク飛ビアガル

好、コト  
 好意  
 盡言、ツツシム  
 言ヒタキコトヲ憚ラズ言フコト  
 冒昧、マウマイ  
 無禮ヲ加フルコト

羽翮摧殘、飲於潦、啄於藻。或者欲收諸彩籠、飼以稻粱。而鶴不願也。出籠入籠、彼烏願乎。使鶴甘於籠、則何必辭故主。辭故主以往、凌雲冲霄、皆其賜也。今襄亦將全其賜焉。至議使襄姑捨其姓、則不獨不知襄、乃不知先生所以畜襄之意也。果然何以自稱於士林哉。

夫人以好來襄、不以好報。必大傷其意。先生愛人、憐才、量如江海。必不怒於盡言。是以冒昧至此。唯先生恕亮之。襄謹白。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



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近思錄)

二九 送母路上短歌 賴山陽

東風迎母來。北風送母還。

來時芳菲路。忽爲霜雪寒。

聞鷄卽裹足。侍輿足槃跚。

不言兒足疲。唯計母輿安。

獻母一杯兒亦飲。初陽滿店霜已乾。

五十兒有七十母。此福人間得應難。

南去北來人如織。誰人如我兒母歡。

槃跚  
ビツコヒクコト

李密

字合伯、早ク父ヲ喪  
ヒ、母他ニ嫁ス、密、  
祖母劉氏ニ事ヘテ至孝  
ナリ、晉ノ武帝徵シテ  
太子洗馬ト爲サントシ  
詔書屢、下ル、李密乃  
チ此ノ表ヲ上リテ辭ス

險難

艱難トイフガ如シ

閔凶

閔ハ憂、親ヲ喪ヘル凶  
事ヲイフ

舅

母ノ兄弟

零丁

孤單ニシテオチブレル  
コト

莽功疆近之親

莽ハ一年ノ喪、功ニ大  
功、小功アリ、大功ハ九  
月、小功ハ五月ノ喪、斯  
ノ喪ニ當ル近親ナリ、  
疆近ハ有力ナル近親

熒熒

憂思ノ貌

子立

孤立

三〇 陳情表

李

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莽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熒熒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



嬰 カ、ル  
 逮奉聖朝 蜀亡ビ晉ニ歸セシヲイフ  
 逋 買達・顧榮  
 孝廉・秀才 官吏選抜科目ノ名  
 逋慢 怠慢ナリ  
 急於星火 星火ハ流星ノ光

仕偽朝 偽朝ハ先朝ノ蜀、密初メ蜀ノ尙書郎タリ  
 矜 ホコル  
 盤桓 タチモトホル

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

烏鳥私情 孝行シタキ私情、烏ニ反哺ノ孝アリトイフ故事ニヨル  
 二州 梁州・益州  
 牧伯 地方長官ヲイフ、賈逵願榮ヲ指ス  
 結草 已死シテ後恩ヲ報ズルヲイフ、左傳宣公十五年ニアル故事ニ基ク

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續文章軌範)

孔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孝經)



會  
仲卿 介十二郎老成 一 滂

年月日  
貞元十九年(皇紀四六三)  
五月二十六日

時羞之奠  
其ノ時節ノモノヲ神前  
ニ供フ

吾少孤

大曆五年、父、仲卿卒  
ス、愈時ニ三歲

所怙  
亡父母

兄嫂  
會トソノ妻鄭氏  
河陽  
河南省孟縣

三一 祭二十二郎文

韓退之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佐董丞相於汴州  
董丞相ハ董管、汴州ハ今ノ河南省開封府

佐我徐州  
貞元十四年秋、張建封、愈ヲ辟シ徐州節度推官トナス、徐州ハ今ノ江蘇省銅山縣

旅食  
寄寓ナリ  
輟 スツ

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孟東野  
孟郊、東野ハ字、韓退  
之ニ從ヒテ文ヲ學ブ  
吾年未ニ四十  
愈時ニ年三十六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  
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  
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  
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  
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  
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  
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强者而天  
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  
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  
嗚呼、其信然矣。

耿蘭  
十二郎ノ侍女

克  
アタフ

克  
アタフ  
來  
コノカタ

軟脚病  
俗ニ所謂脚氣病ナリ  
孩提  
二三歳頃ノ小兒

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  
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  
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  
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  
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  
死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  
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强者、  
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  
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



東野之使者  
東野十二郎家ノ家人ヲ  
弔セシメンガ爲ニ遣ハ  
シタル使者

彼  
後處ナリ、江南ノ高地  
ヲサス

兆  
墓域ナリ

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竝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

撫汝  
尸ヲ撫スルナリ  
斂  
尸ヲ棺ニ斂ムルナリ  
窆  
棺ヲ墓穴ニ下スコトナリ

伊・穎  
共ニ水ノ名、ミナ河南  
省ニ在リ  
幸  
コヒネガフ

尙  
ネガフ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穎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畫錦

史記項羽本紀、「羽曰、富貴不歸故郷、如衣、綉夜行。」魏志張既傳、「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綉畫行矣。」

歐陽修

字、永叔、廬陵ノ人、宋代ノ文豪、熙寧五年（皇紀一七三）歿

易

カロンズ

季子云云

季子ハ蘇秦ノ字、蘇秦初メ出游シ困窮シテ歸ル、妻ハ機ヲ下ラズ、嫂ハ爲ニ炊ガズ、後、趙ノ爲ニ諸侯ヲ約シテ合從セシメ六國ノ相印ヲ帶ビテ郷ニ歸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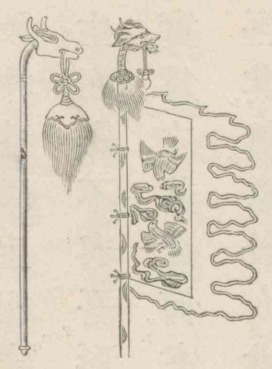
買臣云云

漢ノ朱買臣、家貧ナレドモ好ミテ書ヲ讀ミ、東薪ヲ擔ヒテ行ク書ヲ誦ス、妻之ヲ羞ヂテ去ランコトヲ求メシカバ、買臣之ヲ聽セリト爲レリ

三三 畫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郷。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



旄 旗

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慚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大丞相衛國公 韓琦ヲイフ、琦ハ相州ノ人、初メ魏國公ニ封セラレ、至和中、武康軍節度使ヲ以テ來リテ相州ニ知タリ、乃チ故郷ニ歸レルナリ、相ハ河南省安陽縣ニ在リ 公少時云云 年二十ニシテ進士ニ及第ス 高科 科擧ノ高列ナルモノ 牙 天子又ハ將軍ノ旗 纛 車上ニ建ツル旗、旄牛ノ尾ニテ作ル 桓圭 三公ノ執ル所ノ瑞玉ナリ、長サ九寸 袞裳 天子三公ノ服スル衣 被 袂ハフ 聲詩 晉樂 止 タバ 至和 宋ノ仁宗ノ年號

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裳、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 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



衰衣



桓圭



薄 カロンス

出入將相

仁宗ノ慶曆二年、琦ハ邊帥トナル、嘉祐三年入リテ相トナル

夷險

夷ハ治、險ハ亂ノ意

彝鼎

彝ハ酒樽、鼎ハカナヘ共ニ宗廟ノ祭器、古ハ祖先又ハ臣下ノ功德ヲ彝鼎ニ銘記セリ

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  
 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  
 以爲戒。於是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  
 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  
 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  
 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  
 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  
 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  
 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古文眞寶後集）

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

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

（荀子榮辱篇）

三三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  
 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  
 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  
 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  
 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  
 僞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



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竝列于朝更相稱美

八元  
元ハ善キコト、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ノ八善人  
八愷  
愷ハ和グコト。蒼舒・饋鼓・檮戩・大臨・尅降・庭堅・仲容・叔達ノ八和人  
四凶  
共工・驩兜・三苗・鯀  
臯陶

書曰  
書經泰誓篇

收  
トラフ

黃巾賊  
後漢ノ靈帝ノ時、張角妖術ヲ以テ徒ヲ集メ、亂ヲ山東ニ起ス、ソノ徒皆黃巾ヲ被ル、故ニイフ

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收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



誚 ソシル

做多 做ハ作ノ俗字

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呼、治亂興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文章軌範)

歐陽公作文有三多。曰、看多、做多、商量多。又有三上。曰、馬上、枕上、廁上。而其自刪改、至不存一字。以曠世

之才、精苦如此。宜其妙絕於古今也。 (拙堂文話)

三四 鬻蕎麵者傳

中井履軒

城西沙場有鬻蕎麵者、曰泉氏。善售。蓄婢僮數十百人。袒而磨者、巾而篩者、漉者、棍者、縷者、淪者、陳器者、置漿者、待客者、日出而作、夜闌而後息。吾聞蕎麵價之廉者、雖喜啖者、不耐百錢。少者、其六之一而飽。然而泉氏收錢日數十百緡。可謂善售矣。其北街亦有鬻焉者、亦曰泉氏。諸沽乎南泉氏者、過其門而弗顧。久之將更業。南泉氏聞之、踵門而

中井履軒 名ハ積徳、字ハ處叔、履軒ハ其ノ號、竹山ノ弟、大阪ノ儒者、文化十四年(西七七)歿、年八十五  
沙場 大阪城西ノ地名 數十人乃至百人  
巾 手拭ヲカブル  
漉 水ニテ粉ヲコネル  
棍 棒ニテノパス  
縷 絲ノ如ク切ル  
淪 湯ニ漬ケル、ユデル  
緡 藥ニテ作レル錢サシ



沽 カフ

輸 イタス

戊 午後八時頃  
收レ舗 店ヲシマフ

己欲レ達  
論語、雍也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以 ヌエ

訊曰、「我與汝同業乎、是兄弟也。今汝以不售廢業、不可也。我且貸乎汝。」北泉氏謝曰、「雖能貸之、而不售也。恐不繼。」南泉氏曰、「我能使汝售焉。還命輸之。錢夜則戍而收舗。有叩戶求沽者、輒曰、「戍之後、沽乎北泉氏、亦猶我也。」於是諸沽乎南泉氏者、戍之後、皆之乎北泉氏。由是北泉氏不售於晝、而售於夜、亦富。鄉鄰之聞者咸曰、「善哉。」然而南泉氏益售、卒大富。

嗚呼泉氏、市井賤人耳。然能推兄弟之愛者、又類乎己欲達而達人者。其致富蓋有以也。今夫仕而

聯事 職事ヲ共ニスル  
會 乃ト訓ズ

駢肩於朝、共祿於國者、獨不有兄弟之親邪。至其同職聯事、益近而益相嫉、曾寇讎之不若者、能無慚於泉氏邪。吾聞泉氏多異行者、此其異之一。

(履軒弊帚)

讓利於人、受害於己、是讓也。推美於人、取醜於己、是謙也。謙之反爲驕、讓之反爲爭。驕爭是亡身之始也。可不戒乎。(佐藤一齋、言志叢錄)

三五 浩然氣

孟子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



孟賁  
古ノ勇士ナリ

膚撓  
肌膚刺サレテ撓屈スル  
ナリ

目逃

目マジログ、瞳ヲ轉ジ  
テ避クルコト

褐寬博

賤者ヲイフ、褐ハ毛織  
ノ布、寬博ハ寬大ノ衣  
ニテ賤者ノ服ナリ

嚴

ハミカル  
惡聲  
惡口、誹謗

賢

マサル

約

要ナリ、守ル所ソノ要  
ヲ得ルナリ

子襄

曾子ノ弟子

夫子

孔子ナリ

不<sub>レ</sub>動<sub>レ</sub>心<sub>レ</sub>曰<sub>ク</sub>若<sub>ク</sub>是<sub>レ</sub>則<sub>チ</sub>夫<sub>レ</sub>子<sub>レ</sub>過<sub>ル</sub>孟<sub>レ</sub>賁<sub>ニ</sub>遠<sub>シ</sub>矣<sub>ト</sub>曰<sub>ク</sub>是<sub>レ</sub>不<sub>レ</sub>難<sub>カ</sub>告  
子<sub>ハ</sub>先<sub>ダ</sub>我<sub>ニ</sub>不<sub>レ</sub>動<sub>レ</sub>心<sub>レ</sub>曰<sub>ク</sub>不<sub>レ</sub>動<sub>レ</sub>心<sub>レ</sub>有<sub>ル</sub>道<sub>乎</sub>曰<sub>ク</sub>有<sub>ル</sub>北<sub>宮</sub>黜<sub>之</sub>  
養<sub>フ</sub>勇<sub>也</sub>不<sub>レ</sub>膚<sub>撓</sub>不<sub>レ</sub>目<sub>逃</sub>思<sub>フ</sub>以<sub>テ</sub>一<sub>毫</sub>挫<sub>於</sub>人<sub>ニ</sub>若<sub>シ</sub>撻<sub>之</sub>  
於<sub>レ</sub>市<sub>朝</sub>不<sub>レ</sub>受<sub>ケ</sub>於<sub>レ</sub>褐<sub>寬博</sub>亦<sub>不</sub>受<sub>ケ</sub>於<sub>レ</sub>萬<sub>乘</sub>之<sub>君</sub>視<sub>ル</sub>刺<sub>ニ</sub>  
萬<sub>乘</sub>之<sub>君</sub>若<sub>シ</sub>刺<sub>ス</sub>褐<sub>夫</sub>無<sub>ク</sub>嚴<sub>ニ</sub>諸<sub>侯</sub>惡<sub>聲</sub>至<sub>レ</sub>必<sub>レ</sub>反<sub>レ</sub>之<sub>孟</sub>  
施<sub>シ</sub>舍<sub>之</sub>所<sub>ハ</sub>養<sub>フ</sub>勇<sub>也</sub>曰<sub>ク</sub>視<sub>ル</sub>不<sub>レ</sub>勝<sub>猶</sub>勝<sub>也</sub>量<sub>レ</sub>敵<sub>而</sub>後<sub>進</sub>  
慮<sub>勝</sub>而<sub>後</sub>會<sub>是</sub>畏<sub>ル</sub>三<sub>軍</sub>者<sub>也</sub>舍<sub>豈</sub>能<sub>ク</sub>爲<sub>ニ</sub>必<sub>勝</sub>哉<sub>能</sub>  
無<sub>ク</sub>懼<sub>而</sub>已<sub>矣</sub>孟<sub>施</sub>舍<sub>似</sub>曾<sub>子</sub>北<sub>宮</sub>黜<sub>似</sub>子<sub>夏</sub>夫<sub>二</sub>  
子<sub>之</sub>勇<sub>未</sub>知<sub>ク</sub>其<sub>孰</sub>賢<sub>然</sub>而<sub>孟</sub>施<sub>舍</sub>守<sub>約</sub>也<sub>昔</sub>者<sub>曾</sub>  
子<sub>謂</sub>子<sub>襄</sub>曰<sub>ク</sub>子<sub>好</sub>勇<sub>乎</sub>吾<sub>嘗</sub>聞<sub>ク</sub>大<sub>勇</sub>於<sub>夫</sub>子<sub>矣</sub>自

縮  
ナホシ  
直ニシテ正ナリ

告子曰

孟子、告子ノ言ヲ引キ  
テ公孫丑ニ答フルナリ

故曰

孟子自身ノ語ナリ

既曰

以下公孫丑ノ問

暴

ソコナフ

志壹則

以下孟子ノ答

惡

イツクニ

反<sub>而</sub>不<sub>レ</sub>縮<sub>雖</sub>褐<sub>寬博</sub>吾<sub>不</sub>懼<sub>焉</sub>自<sub>反</sub>而<sub>縮</sub>雖<sub>二</sub>千<sub>萬</sub>  
人<sub>吾</sub>往<sub>矣</sub>孟<sub>施</sub>舍<sub>之</sub>守<sub>氣</sub>又<sub>不</sub>如<sub>曾</sub>子<sub>之</sub>守<sub>約</sub>也<sub>曰</sub>  
敢<sub>問</sub>夫<sub>子</sub>之<sub>不</sub>動<sub>心</sub>與<sub>告</sub>子<sub>之</sub>不<sub>動</sub>心<sub>可</sub>得<sub>聞</sub>  
與<sub>告</sub>子曰<sub>ク</sub>不<sub>レ</sub>得<sub>於</sub>言<sub>勿</sub>求<sub>於</sub>心<sub>不</sub>得<sub>於</sub>心<sub>勿</sub>求<sub>於</sub>  
氣<sub>不</sub>得<sub>於</sub>心<sub>勿</sub>求<sub>於</sub>氣<sub>可</sub>不<sub>レ</sub>得<sub>於</sub>言<sub>勿</sub>求<sub>於</sub>心<sub>不</sub>  
可<sub>夫</sub>志<sub>氣</sub>之<sub>帥</sub>也<sub>氣</sub>體<sub>之</sub>充<sub>也</sub>夫<sub>志</sub>至<sub>焉</sub>氣<sub>次</sub>焉<sub>故</sub>  
曰<sub>ク</sub>持<sub>其</sub>志<sub>無</sub>暴<sub>其</sub>氣<sub>既</sub>曰<sub>ク</sub>志<sub>至</sub>焉<sub>氣</sub>次<sub>焉</sub>又<sub>曰</sub>  
持<sub>其</sub>志<sub>無</sub>暴<sub>其</sub>氣<sub>者</sub>何<sub>也</sub>曰<sub>ク</sub>志<sub>壹</sub>則<sub>動</sub>氣<sub>氣</sub>壹<sub>則</sub>  
動<sub>志</sub>也<sub>今</sub>夫<sub>蹶</sub>者<sub>趨</sub>者<sub>是</sub>氣<sub>也</sub>而<sub>反</sub>動<sub>其</sub>心<sub>敢</sub>  
問<sub>夫</sub>子<sub>惡</sub>乎<sub>長</sub>曰<sub>ク</sub>我<sub>知</sub>言<sub>我</sub>善<sub>養</sub>吾<sub>浩</sub>然<sub>之</sub>氣<sub>也</sub>





慊 ココロヨシ  
 正 アラカジメス  
 豫 メ其ノ效ヲ期スルナ  
 閔 ウレフ  
 扞 ヒク  
 芒 芒然  
 其人 疲困ノ貌  
 家人ナリ  
 病 ツカル  
 何謂知言  
 公孫丑ノ問  
 諛 偏波、カタヨルコト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也。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长、而扞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

淫 放蕩ナリ  
 邪 邪僻ナリ  
 遁 逃避ナリ

宰我・子貢云云  
 公孫丑ノ問、宰我子貢云云ハ論語先進篇ニ見ユ  
 辭命  
 說辭  
 夫子  
 コ、ハ孟子ヲサス  
 惡是何言也云云  
 孟子ノ答  
 惡 アア

一體 一肢ノ如シ

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倦、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



敢問所安  
公孫丑ノ問  
安  
安ンジテ止リ處ル意  
伯夷伊尹云云  
公孫丑ノ問

班  
ヒトシ

不辜  
罪ナキ者

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  
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  
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  
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  
則學孔子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  
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  
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也。曰敢問其所以異。

予  
宰我ノ名ナリ

等  
品等スル、等位ヲ附ス  
ルコト

堙  
アリヅカ  
カウワ  
行潦  
路上ノ水タマリ

距  
フセグ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  
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  
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  
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騏驎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  
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  
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  
盛於孔子也。 (公孫丑上篇)

三六 距楊墨

孟

子



公都子  
孟子ノ弟子

天下之生  
生民以來

下者  
下ハ卑濕ノ地

書曰  
書經、虞書大禹謨

菹  
草ノ茂レル澤

險阻  
洪水ノ氾濫ヲイフ

宮室  
民ノ居宅ヲイフ

汙池  
汙ハ汚ト通ズ、水タマ  
草ノ繁リタル澤

飛廉  
東方ノ國名

奄  
東方ノ國名

有  
又ト通ズ

春秋  
魯ノ隱公ヨリ哀公ニ至  
ル二百四十年間ノ魯國  
ノ歴史、孔子コノ書ニ  
ヨリテ君臣上下ノ名分  
ヲ正セリ

公明儀  
魯ノ賢人

餓莩  
餓死ナリ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

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



閑 マモル  
衛ナリ

抑 トムム

詩云 魯頌閟宮篇

膺 ウツ

荆舒

二國ノ名

承

當ナリ、對抗スルコト

三聖

禹、周公、孔子

承

ツグ

之道不<sub>レ</sub>著<sub>レ</sub>。是<sub>レ</sub>邪說誣<sub>レ</sub>民、充<sub>ニ</sub>塞<sub>スレバ</sub>仁義也。仁義充塞、則  
率<sub>テ</sub>獸食<sub>レ</sub>人、人將<sub>ニ</sub>相食<sub>ニ</sub>。吾爲<sub>レ</sub>此懼、閑<sub>ニ</sub>先聖之道<sub>ヲ</sub>。距<sub>ニ</sub>楊  
墨<sub>ヲ</sub>、放<sub>ニ</sub>淫辭<sub>ヲ</sub>、邪說者不得<sub>レ</sub>作<sub>レ</sub>。作<sub>ニ</sub>於<sub>ニ</sub>其<sub>ノ</sub>心<sub>ニ</sub>、害<sub>ニ</sub>於<sub>ニ</sub>其<sub>ノ</sub>事<sub>ヲ</sub>。作<sub>ニ</sub>  
於<sub>ニ</sub>其<sub>ノ</sub>事<sub>ニ</sub>、害<sub>ニ</sub>於<sub>ニ</sub>其<sub>ノ</sub>政<sub>ニ</sub>。聖人復<sub>レ</sub>起<sub>ル</sub>、不<sub>レ</sub>易<sub>ニ</sub>吾<sub>ノ</sub>言<sub>ヲ</sub>矣。昔者禹  
抑<sub>ニ</sub>洪水<sub>ヲ</sub>、而天下平。周公兼<sub>ニ</sub>夷狄<sub>ヲ</sub>、驅<sub>ニ</sub>猛獸<sub>ヲ</sub>、而百姓寧。  
孔子成<sub>ニ</sub>春秋<sub>ヲ</sub>、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則莫<sub>ニ</sub>我<sub>ノ</sub>敢<sub>テ</sub>承<sub>レ</sub>。」無<sub>ニ</sub>父<sub>ノ</sub>無<sub>ニ</sub>君<sub>ノ</sub>、是周公所<sub>レ</sub>膺<sub>ツ</sub>也。我亦  
欲<sub>ニ</sub>正<sub>ニ</sub>人心<sub>ヲ</sub>、息<sub>ニ</sub>邪說<sub>ヲ</sub>。距<sub>ニ</sub>詖行<sub>ヲ</sub>、放<sub>ニ</sub>淫辭<sub>ヲ</sub>、以<sub>テ</sub>承<sub>ニ</sub>三聖者<sub>ヲ</sub>。豈  
好<sub>ニ</sub>辯哉<sub>ヲ</sub>。予不得<sub>レ</sub>已也。能<sub>ニ</sub>言<sub>ニ</sub>距<sub>ニ</sub>楊墨者<sub>ヲ</sub>、聖人之徒也。

(滕文公下篇)

李白

字ハ太白、青蓮ト號ス  
支那盛唐ノ詩人、杜甫  
ト並ビテ詩宗ト稱セラ  
ル、寶應元年(皇紀二四三  
二)歿、年六十二

低  
タル

嶺  
沙漠

岑  
盛唐ノ詩人

屈原

名ハ平、周時代ノ楚ノ  
人、楚ニ仕ヘテ三閭大  
夫トナリ、讒ニ遭ウ  
テ江南ニ流サレ、遂ニ  
汨羅ノ水ノ名ニ投ジテ  
死セリ

三七 靜夜思

李

白

牀前看<sub>ニ</sub>月光<sub>ヲ</sub>

疑<sub>ニ</sub>是<sub>ニ</sub>地上<sub>ニ</sub>霜<sub>ヲ</sub>

舉<sub>ニ</sub>頭<sub>ヲ</sub>望<sub>ニ</sub>山月<sub>ヲ</sub>

低<sub>ニ</sub>頭<sub>ヲ</sub>思<sub>ニ</sub>故鄉<sub>ヲ</sub>

三八 嶺中作

岑

參

走<sub>ニ</sub>馬<sub>ヲ</sub>西來欲<sub>ニ</sub>到<sub>ニ</sub>天<sub>ヲ</sub>

辭<sub>ニ</sub>家<sub>ヲ</sub>見<sub>ニ</sub>月<sub>ヲ</sub>兩回圓<sub>ナルヲ</sub>

今夜不知<sub>レ</sub>何處宿<sub>セン</sub>

平沙萬里絕<sub>ニ</sub>人烟<sub>ヲ</sub>

三九 漁父辭

屈

原

屈原既放、遊<sub>ニ</sub>於<sub>ニ</sub>江潭<sub>ヲ</sub>、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



三閭大夫  
楚ノ王族ノ昭・屈・景ノ  
三姓ヲ掌ル官

澗 ニゴス  
舖 クラフ  
歎 ス、ル

醜 酒カスノシタミ汁、ウ  
スキ酒

令 受身ノ辭

察察 潔白ナルコト

汶汶 垢塵ヲ蒙ルコト

鼓枻 エ  
楫ノ音ヲ立ツ

滄浪 漢水ノ下流

槁<sup>セリ</sup>漁父見<sup>テ</sup>而問<sup>レ</sup>之曰<sup>ク</sup>、子非<sup>ニ</sup>三閭大夫<sup>ニ</sup>與<sup>ニ</sup>。何故<sup>ニ</sup>至於<sup>レ</sup>斯<sup>ニ</sup>。屈原曰<sup>ク</sup>、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sup>ク</sup>、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澗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歎其醜。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sup>ク</sup>、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sup>ク</sup>、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

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吾足。

遂去、不復與言。(古文眞寶後集)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孟子、離婁篇)

四〇 文天祥、忠烈

宋史紀事本末

文天祥被執、至潮陽、見元將張弘範。左右命之拜、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

文天祥 字ハ宋瑞、文山ト號ス、吉州ノ人、忠烈ノ士ニシテ文章ニモ名アリ、元入寇スルヤ宋ノ恢復ヲ圖リシモ執ヘラレテ刑戮セラル、年四十七正氣歌ハ獄中ノ作ナリ  
宋史紀事本末 二十六卷、明ノ陳邦瞻撰ス  
張弘範 字ハ仲疇、元ノ都元帥  
厓山 廣東省新會縣ニ屬ス  
張世傑 宋ノ忠臣、厓山ノ敗ニ水ニ赴キテ死ス



零丁洋詩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  
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  
水漂殘。身世浮沈風打  
萍。皇恐灘邊說。皇恐  
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  
自古誰無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

汗青  
文ヲ録スル竹簡、轉ジ  
テ後世ニ傳ヘラル、文  
書

皇上  
元ノ世祖忽必烈ヲサス

燕  
燕京、即チ今ノ北京

吉州  
今ノ江西省吉水縣、即  
チ天祥ノ故郷

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  
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



置之。

文 匡山之破、弘範軍中置酒  
天 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  
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  
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

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  
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  
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

食。

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  
馬司。設卒以守之。既而丞相孛羅等召見於樞密  
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  
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孛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  
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  
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  
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孛羅曰、汝謂  
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  
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

孛羅  
元ノ世祖ニ仕フ、卒シ  
テ武穆ト諡ス

十七史  
史記・漢書・後漢書・三  
國志・晉書・宋書・南齊  
書・梁書・陳書・魏書・北  
齊書・後周書・隋書・南  
史・北史・唐書・五代史



博學宏詞神童科  
科擧ノ名

日非應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泛論。孛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辭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孛羅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

廣  
廣東  
二王  
益王 景 廣王 昀

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孛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欲釋勿殺，乃囚之。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作正氣歌，以言其志焉。時元主求才甚急，乃召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年四十七。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其衣帶中有贊曰：

都城  
北平  
柴市  
北平北城安定門內在



成仁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取義  
孟子、告子上篇、「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天祥爲人豐頤、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



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于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

者無不流淚悲慟。有得其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

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爲忠孝所

感云。(刪修)

初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乃發郡中豪傑入衛。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以身殉國、欲使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而起。聞者感動。(十八史略紀事本末)

四一 正氣歌竝序 文天祥

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閒短窄、汗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

北庭 北方即于元ノ朝廷  
白閒 窗ナリ  
短窄 窄ハセマキコト  
萃然 聚合ノ貌

贛 江西省ニアル地名



蒸瀝ジヨウラク 熱ニ蒸サレテ泡ガワキ  
 瀝シキラン タツコト、瀝ハ泡ナリ  
 歷瀾リキラン ミナギルコト  
 燂サレ 炊ナリ  
 選ケン 沓ニ同ジ  
 閻キョウ 閻カハヤ  
 癘レイ 瘴癘ナリ、毒氣ニ中テ  
 瘵サイ ラレタル病  
 孱弱セン 孱ハヨワキコト

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乾、蒸瀝歷  
 瀾時、則爲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  
 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爲火氣。倉腐寄頓、陳陳  
 逼人時、則爲米氣。駢肩雜選、腥臊汗垢時、則爲人  
 氣。或閻溷、或死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  
 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爲癘。而予以孱弱、俯仰其  
 閒於茲二年矣。嗟呼！是殆有養致然爾。亦安知所  
 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  
 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  
 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流形 有形ノ萬物ヲイフ

蒼冥 天地ノ間、宇宙

清夷 夷ハ平ナリ

春秋ノ時、齊ノ崔杼、  
 莊公ヲ弑ス、太史一崔  
 杼弑其君ト書ス、杼  
 之ヲ殺ス  
 晉ノ大夫趙盾ノ弟穿、  
 靈公ヲ弑ス、太史董狐  
 書シテ曰ク、「趙盾弑  
 其君ト」  
 嚴將軍、名ハ顔、劉璋  
 ノ將、劉備ノ將張飛ニ  
 獲ラル、顔自ラ斷頭將  
 軍ト稱シテ竟ニ降ラズ  
 魯紹、晉ノ惠帝ニ仕ヘ  
 侍中タリ、帝ニ從ヒテ  
 賊ヲ征シ軍敗ル、紹、  
 身ヲ以テ帝ヲ衛リテ殺  
 サル、血、帝衣ニ濺ケリ  
 張睢陽ハ唐ノ睢陽ヲ張  
 巡、賊ヲ罵リテ齒ヲ嚼  
 ミ皆碎ク、賊刀ヲ以テ  
 ソノ口ヲ裂ク、齒ノ存  
 セシモノ僅ニ三四

天地有正氣。	雜然賦流形。	下則爲河嶽。
上則爲日星。	於人曰浩然。	沛乎塞蒼冥。
皇路當清夷。	含和吐明廷。	時窮節乃見。
一一垂丹青。	在齊太史簡。	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	在漢蘇武節。	爲嚴將軍頭。
爲嵇侍中血。	爲張睢陽齒。	爲顏常山舌。
或爲遼東帽。	清操厲冰雪。	或爲出師表。
鬼神泣壯烈。	或爲渡江楫。	慷慨吞胡羯。
或爲擊賊笏。	逆豎頭破裂。	是氣所磅礴。
凜冽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	生死安足論。



唐ノ顔真卿ノ弟某卿、常山ノ太守タリ、安祿山ニ捕ヘラル、罵リテ已マズ、賊舌ヲ斷ツ、管寧、遼東ニ居リ魏ノ徵ニ應ゼズ、卓(思)輻ヲ着ケ道ヲ修メテ漢ノ臣タルノ節ヲ全ウス、晉ノ祖逖、江ヲ渡リテ石勒ヲ撃ツ、中流ニシテ揖ヲ撃チテ曰ク、中原ヲ清メズンバ此ノ中流ノ如ク復歸ラザラント、唐ノ段秀實、朱泚ノ叛セシ時、之ヲ罵リ笏ヲ以テシテ額ヲ撃チ破ル遂ニ害セラル、陽九厄運ヲ云フ、楚囚文天祥自ラ比シテ云フナリ、傳車驛次ノ馬車、鼎鑊釜イリノ刑器、瘡瘡セタル死骸、瘡瘡、惡氣ナリ

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暑寒。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佗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

典型在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四二 和文天祥正氣歌竝序

藤田東湖

先君子 亡父、彪ノ父、藤田一正、字ハ士定、幽谷ト號ス、擊レ節 拍子ヲトル、去歲 弘化元年(二五〇四) 公駕 公ハ徳川齊昭(烈公)ヲ指ス

彪年八九歲、受文天祥正氣歌於先君子。先君子每誦之、引盃擊節、慷慨奮發、談說正氣之所以塞乎天地、必推本之於忠孝、大節然後止。距今三十餘年。凡古人詩文、少時所誦、十忘七八。至於天祥歌、則歷歷諳記、不遺一字。而先君子言容、宛然猶在心目。彪性善病。去歲從公駕而來也。方患感冒、



非衣  
非ハ薄ナリ

明  
ミダリニ

宋社  
宋ノ社稷。社稷ハ國家ノ意

古人有云  
莊子徳充府篇、「孔子曰、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

和文天祥正氣歌 竝序  
龍年ハ九歳、天祥正氣歌ハ先  
天子、毎朝、引盥、節性、依  
舊、談、光、多、引、塞、守、以、心、推  
本、於、忠、存、大、義、然、後、已、距、今、三、十  
餘、身、凡、六、請、難、文、少、請、不、滿、十、志、定  
ハ、天、祥、歌、公、歷、時、龍、ハ、進、二、字  
而、先、子、言、容、究、然、猶、在、心、目、天、虎  
性、善、病、去、歲、佳、以、篤、志、方、意、底  
困、力、疾、上、途、及、以、殺、罪、虎、ハ、就、禁  
錮、風、寒、雨、室、溼、邪、交、侵、水、蔬、食  
飢、寒、並、至、其、幸、甚、艱、苦、等、人、而、難  
此、亦、宿、病、頓、愈、體、氣、頗、佳、字、面  
切、与、人、相、期、者、美、濟、於、天、祥、歌、多  
夫、天、祥、宋、國、依、履、身、囚、於、胡、虜  
資、臣、子、之、至、變、若、此、特、一、時、奇  
禍、甚、事、跡、以、大、不、同、也、古、人、有、云  
死、生、之、大、矣、今、虎、困、死、已、以、去、不  
人、猶、或、不、以、慊、去、曰、何、不、遂、賜、死、曰  
何、不、遂、自、裁、虎、曰、日、夕、出、入、於、生、死、間  
亦、復、如、此、而、頑、守、不、變、自、代、愈、厚、者、未  
始、不、与、天、祥、同、為、嗚、呼、虎、生、死、固、不  
是、過、也、以、之、進、退、則、正、氣、屈、伸  
神、妙、汗、隆、繫、焉、豈、特、一、時、奇、禍

筆 湖 東 田 藤

力疾上途。及公獲罪，彪亦就禁錮。風寒雨室，濕邪交侵，菲衣蔬食，飢寒並至。其辛楚艱苦，常人所謂難堪。而宿病頓愈，體氣頗佳。睥睨宇宙，叨與古人相期者，蓋資於天祥歌爲多。  
夫天祥值宋社之傾覆，身囚於胡虜。實臣子之至變。若彪被幽，則特一時之奇禍。其事與跡，皆大不同。然古人有云：死生亦大矣。

矣。今彪之困阨，既已若此。而人猶或不以慊於意。曰：何不遂賜死？曰：何不早日自裁？彪之所以出入於死生間，亦復若此。而頑乎不變，自信愈厚者，未始不與天祥同也。嗚呼！彪之生死，固不足道。至於公之進退，則正氣之屈伸、神州之汗隆繫焉。豈特一時奇禍之云乎哉？天祥曰：浩然者，天地之正氣也。余廣其說曰：正氣者，道義之所積，忠孝之所發。然彼所謂正氣者，秦漢唐宋變易不一。我所謂正氣者，亙萬世而不變者也。極天地而不易者也。因誦天祥歌，又和之以自歌。歌曰：



大瀛水 瀛ハ大海ナリ  
 整 兜ナリ  
 蓋臣 蓋ハス、ム、誠忠進  
 デ巴マザル臣  
 好仇 ヨキアイテ  
 倅 ヒトシ  
 侃侃 剛直ノ貌  
 瞿曇 釋迦ノ姓、コ、ハ佛教  
 明主 欽明天皇ヲ指ス  
 中郎 中臣鎌足ヲイフ  
 妖僧 弓削道鏡ヲ指ス  
 龍口劍 北條時宗、元使ヲ龍口ニ斬ル  
 殲 ックス

天地正大氣。粹然鍾神州。秀爲不二嶽。  
 巍巍聳千秋。注爲大瀛水。洋洋環八洲。  
 發爲萬朶櫻。衆芳難與儔。凝爲百鍊鐵。  
 銳利可斷整。蓋臣皆熊羆。武夫盡好仇。  
 神州誰君臨。萬古仰天皇。皇風洽六合。  
 明德倅太陽。不世無汗隆。正氣時放光。  
 乃參大連議。侃侃排瞿曇。乃助明主斷。  
 燄燄焚伽藍。中郎管用之。宗社磐石安。  
 清丸嘗用之。妖僧肝膽寒。忽揮龍口劍。  
 虜使頭足分。忽起西海颶。怒濤殲妖氛。

陽爲鳳輦巡。陽ハ倅ト通ズ、イッハル、藤原師賢後醍醐天皇ニ代リ鳳輦ニ乘リテ延曆寺ニ赴キシヲイフ  
 又代帝子屯。屯ハ難ナリ、村上義光護良親王ノ難ニ代リテ死セシヲイフ  
 憤憤 憂フル貌  
 殉天目山。天目山ハ小宮山友信ノ居城、武田氏ノ滅ブヤ友信幽囚ノ身ヲ以テ之ニ殉ゼリ  
 守伏見城。石田三成、徳川氏ヲハカルヤ家康ノ臣、鳥居元忠、伏見城ヲ死守セリ  
 清胡塵。攘夷ノコトヲイフ  
 邦君身先淪。烈公ノ幽閉セラレシヲイフ  
 孤臣孤子。彪自ヲイフナリ

志賀月明夜。陽爲鳳輦巡。芳野戰酣日。  
 又代帝子屯。或投鎌倉窟。憂憤正憤憤。  
 或伴櫻井驛。遺訓何慙慙。或殉天目山。  
 幽囚不忘君。或守伏見城。一身當萬軍。  
 承平二百歲。斯氣常獲伸。然當其鬱屈。  
 生四十七人。乃知人雖亡。英靈未嘗泯。  
 長在天地間。凜然敍彝倫。誰能扶持之。  
 卓立東海濱。忠誠尊皇室。孝敬事天神。  
 修文兼奮武。誓欲清胡塵。一朝天步艱。  
 邦君身先淪。頑鈍不知機。罪戾及孤臣。



葛藟カヅルキ ツルクサ、連坐セラレシライフ  
荏苒ジレン グツグツスル中ニ時日ノタツコト  
汝 正氣ヲサシテイフ  
付ツ天地ニマカス  
四維 禮義廉恥ノ四徳ニテ國家ヲ維持スル道義  
極天 天ノアラン限リ

青山延光 水戸藩ノ學者延于(雲龍)ノ子、字ハ伯卿、父ノ歿後代リテ、彰考館編輯總裁トナル、明治三年歿、年六十四、安政二年(二五)兩公  
景山公ト南山公(慶篤)水戸藩主徳川齊昭

小野篁 平安朝初期ノ大儒、文徳天皇仁壽二年(五二)歿、年五十一  
一正 字ハ子定、關谷ト號ス、文政九年(四六)歿、年五十三  
文公 徳川治保  
絳灌 絳侯周勃、灌嬰ヲ指ス、皆漢ノ高祖ノ功臣  
隨陸 隨何・陸賈ヲ指ス、皆漢ノ高祖ノ文官  
古人所笑 晉書劉元海載記、「嘗テ謂ニ同門生ニ曰、吾每レ觀ニ書傳、常鄙ニ隨陸無レ武絳灌無レ文、云云。」  
彰考館 徳川光圀大日本史編纂ノ史局ヲ江戸駒込ニ設ク、後、災ニ遇フヤ寛文十二年之ヲ小石川ノ藩邸(今ノ砲兵工廠所在地)ニ移シ、彰考館ト云フ  
總裁 青山延于、延光ノ父

孤臣困葛藟。君冤向誰陳。孤子遠墳墓。  
何以報先親。荏苒二周星。獨有斯氣隨。  
嗟予雖萬死。豈忍與汝離。屈伸付天地。  
生死又奚疑。生當雪君冤。復見張四維。  
死爲忠義鬼。極天護皇基。

四三 藤田東湖碑

青山延光

安政二年十月二日、我水戸、側用人兼學校奉行藤田君歿於江戸藩邸。兩公悼惜、命歸葬鄉里。明年景山公親題其碑、曰表誠命臣延光爲碑文。

延光謹按藤田氏之先蓋出自參議小野篁。考諱一正、始仕我文公、終於彰考館總裁。妣丹氏。君諱彪、字斌卿、稱虎之助。後更誠之進、號東湖。君幼而奇穎、稍長嗜武藝、不甚喜讀書。年踰弱冠、慨然自奮、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古人所笑。丈夫奈何不學。遂刻苦讀書、尋喪父、襲二百石、補進物番、爲彰考館編修、攝總裁事。君致書總裁論館中五事、議論剴切、文辭雄健。人始知其專力家學。  
哀公病篤、繼嗣未定。當路頗有異論。物議沸騰、一國寒心。君憤激將赴江戸、筮之不吉。投策曰、臣子



館中五事

曰、心術不正者、不  
宜預館職。曰、正人實  
學、不宜廢棄。曰、攝  
職之選、不宜在彪。  
曰、史業督責、不宜  
迫蹙。曰、虛文紛飾、不  
宜助長。

哀公

德川齊修、文政十二年  
薨、謚シテ哀公ト云  
フ

有異論

或ハ公ノ弟齊昭ヲ立テ  
ントシ、或ハ清水侯ヲ  
降シ立テントス

守山侯

守山ハ磐城ニ在リ、侯  
ハ松平頼誠ナリ

馬廻番頭

主君ノ馬側ニ扈從スル  
侍ノ頭ライフ

盤錯

盤ハ盤根、錯ハ錯節、  
難事ニダトフ

赴難、何問吉凶。遂與諸同志馳至江戶、謁支藩守  
山侯、論繼嗣事。言甚切至。侯許諾。數日公薨。有遺  
命、傳國景山公。君聞之、即時上途、還水戶。景山公  
既襲封、知君有異才、擢爲郡奉行。三遷至側用人。  
班馬廻番頭。公方網羅一國人才、布列內外。皆號  
爲稱職。而至於通古今、達事體、則君蓋爲之冠。故  
公眷遇尤渥。入則參預機密、出則應對四方。議論  
風生、事無留滯。公每出新令、君一秉筆頃刻而成。  
辭理明暢、他人精思不能及。當時謀議之臣、不爲  
乏人。而至於氣魄之大、智慮之明、遇盤錯而不挫、

魁岸

偉大ニシテ威嚴アルコ  
ト

弘化元年

仁孝天皇ノ御時(二五〇四)

世子

諸侯ノ子  
別墅、別邸

小梅

東京ノ近郊向島ノ小梅  
村

處紛擾而不亂、則不得不推君爲全才。凡公之施  
爲、光明正大、一新天下之耳目者、君尤有力焉。  
君容貌魁岸、眼光射人。人一見服其聰明、而愛才  
容衆、人有寸長、推獎不措。雖在劇職、常延異能之  
士、酣暢快談、盡其欣歡。時或詩賦唱酬、詞采煥發。  
其餘事亦能使人屈服。當此時、海內之士、論人才  
者、必屈指於君、而聲名震天下矣。  
弘化元年、幕府俄命公傳國世子南山公。君亦獲  
罪、屏居小梅別墅。是後再攻家學、綜覽羣書。數歲  
聽還鄉里。尋亦得與親故往來。遠近來乞教者、日



風裁  
風采ニ同ジ

抵牾

進戻スルナリ

寶刀云云

「述懷」ノ詩句、起句承

句ハ次ノ如シ、白髮蒼

顏萬死餘。平生豪氣未

全除。

江戸大地震

安政二年(二五五)十月十

九日

東湖ハ母ヲ救ヒ出シ、

身ハ梁ニ壓セラレテ死

先人

亡父

回天詩史

上下二卷、「述懷」ノ詩

ノ註釋

常陸帶 ヒダチオビ

上下二卷、國文ニテ烈

公ノ事蹟ヲ述ベタルモ

館記述義

上下二卷、弘道館記ヲ

解釋セシモノ

填門。嘉永六年、公受命幕府、議防海之政。乃召君  
至江戸、復原職。天下想望風裁。而君夙憤夷狄之  
猖獗、計畫甚熟。然所持論、或與時牴牾。君慨然賦  
詩、有寶刀難染洋夷血、卻憶常陽舊草廬之句。讀  
者扼腕。而其報國之誠、則確然不撓。南山公親書  
誠之進、三字、賜之、以爲通稱。云。公又以君才兼文  
武、命總督學政。無幾、江戸地大震。君以是日歿。享  
年五十。葬於水戸城西常磐原。先人墓側。所著有  
回天詩史、常陸帶館記述義。君娶山口氏、子四人。  
長小野太郎天次、健嗣家。次任次信。女五人。長適

原田成徳、餘尙幼。

初君先人講究實學、涵畜淵邃、未及施而歿。君天  
資豪爽、夙有大志。一旦遭遇、以明大義、正人心、爲  
己任、以敬神奮武、爲政教根本。蓋無不本於家學。  
者。故施之事業、猶取之筐筥。而慷慨激烈、每遇大  
事、以死自誓、無所畏避。亦皆遵遺訓也。嘉永中、夷  
船屢來、邊境繹騷。天子深憂之、而嘉景山公留意  
邊備。由此君名亦嘗得上聞。訃至京師、天子震悼。  
有失人之歎。云。聞者感動益爲天下惜焉。銘曰、  
名家之後、實生魁雄。謂天果無意耶。何以能遭

實學

實用ノ學問

遭遇

明君トトメグリアフコ

銘

文ノ一體、三言四言七  
言様々アリテ韻ヲフム



宸聰  
天子ノ御耳

吾公謂天果有意耶。何爲不畢其功。天固不可知也。人孰不知其誠忠。忠精凜凜震動宸聰。孰謂臣子之誠不達九重乎。

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至誠固是聖人之事、非庸人之所能也。而雖常人積誠日久、則亦能動人、自然之理也。

(貝原益軒慎思錄)

四四 柳子厚墓誌銘

韓退之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

柳子厚  
名ハ宗元、子厚ハ字、河東ノ人、性廉直、其他本文ニ詳カナリ  
拓跋魏  
後魏ノ主ハ拓跋氏

褚遂良・韓瑗  
共ニ唐ノ名臣

武后  
高宗ノ后、則天武后ト稱ス

權貴  
宰相贊參ヲ指ス

博學宏辭  
當時ノ官吏登用試験ノ科目ノ名  
集賢殿正字  
官名  
百子  
老・莊・韓・非等諸子百家ノ著  
踔厲風發  
議論ノスグレテハゲシク、勢ヨキコト、踔ハ卓ト通ズ

曾伯祖爽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子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十九年  
唐ノ德宗帝ノ時、(皇紀  
一四三)

藍田  
陝西省ニアリ

用事者  
王叔文ヲ指ス

刺史  
邵州ノ刺史ナリ

永州  
湖南省永州府

涯淡  
二字共ニミギハ、キシ  
無涯淡ハカギリナキ意

元和  
唐ノ憲宗帝ノ年號

柳州  
廣西省ニアリ

子本  
利子ト元金

衡湘

衡山ハ湖南省ニアリ、  
湘水其ノ麓ヲ流レテ洞  
庭湖ニ入ル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淡、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俸、則沒爲奴婢。子厚爲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

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劉夢得

禹錫ハ名、夢得ハ其ノ字

播州  
貴州省遵義縣

大人

コ、ハ母ヲサス

白上

上ハ御史中丞斐度

連州

廣東省ニアリ

徵逐

我ヨリ招クヲ徵トイヒ  
往キテ訪フヲ逐トイフ  
詡詡  
樂シゲニ笑語シアフサ

指天日  
誓言ノ狀

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偶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膽、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



陷阱 オトシアナ  
擠 オシオトス  
宜 ホトンド

顧藉 顧惜ノ意、大事ヲトル

窮裔 極遠ノ地方

臺省 御史臺ト禮部省  
司馬・刺史 永州ノ史馬ト柳州ノ刺史

若<sup>キモ</sup>可<sup>キガ</sup>信<sup>ズ</sup>一旦臨<sup>メバ</sup>小利害、僅<sup>ニ</sup>如<sup>クナルニ</sup>毛髮比、反<sup>シテ</sup>眼<sup>シ</sup>若<sup>シ</sup>不<sup>ルガ</sup>相識<sup>ラ</sup>。落<sup>ツルモ</sup>陷阱<sup>ニ</sup>、不<sup>シテ</sup>一<sup>タビモ</sup>引<sup>イテ</sup>手<sup>ヲ</sup>救<sup>ハ</sup>、反<sup>ツテ</sup>擠<sup>シ</sup>之<sup>ヲ</sup>、又<sup>ス</sup>下<sup>ス</sup>石<sup>ヲ</sup>焉者、皆是也。此<sup>レ</sup>宜<sup>シ</sup>禽獸夷狄<sup>モ</sup>所<sup>ナリ</sup>不<sup>ル</sup>忍<sup>ビ</sup>爲<sup>ス</sup>而其人<sup>ハ</sup>自<sup>ラ</sup>視<sup>テ</sup>以<sup>テ</sup>爲<sup>ス</sup>得<sup>レ</sup>計<sup>ヲ</sup>。聞<sup>カバ</sup>子厚之風、亦<sup>キナリ</sup>可<sup>ニ</sup>以<sup>テ</sup>少<sup>シク</sup>愧<sup>ツ</sup>矣。

子厚、前時少年、勇<sup>ニ</sup>於<sup>ニ</sup>爲<sup>ス</sup>人、不<sup>ニ</sup>自<sup>ラ</sup>貴重顧藉<sup>セ</sup>。謂<sup>ヘラク</sup>功業可<sup>シト</sup>立<sup>ト</sup>就<sup>ル</sup>。故坐廢退<sup>セラル</sup>。既退<sup>ニ</sup>、又無<sup>シ</sup>相知<sup>リテ</sup>有<sup>リ</sup>氣力得<sup>ル</sup>位者、推挽<sup>スル</sup>故卒死<sup>シ</sup>於窮裔<sup>ニ</sup>。材不<sup>レ</sup>爲<sup>ニ</sup>世用<sup>ヲ</sup>、道不<sup>レ</sup>行<sup>ル</sup>於時<sup>ニ</sup>也。使<sup>メバ</sup>子厚在<sup>リシ</sup>臺省<sup>ニ</sup>時、自<sup>ラ</sup>持<sup>ス</sup>其身<sup>ヲ</sup>、已能<sup>ク</sup>如<sup>ク</sup>司馬<sup>ト</sup>刺史<sup>ト</sup>時、亦自<sup>ラ</sup>不<sup>レ</sup>斥<sup>ケ</sup>斥<sup>ケ</sup>時、有<sup>リ</sup>人<sup>ノ</sup>力能<sup>ク</sup>舉<sup>ゲ</sup>之<sup>ヲ</sup>、且<sup>ニ</sup>必復用<sup>タ</sup>不<sup>レ</sup>窮然<sup>シ</sup>。子厚斥<sup>ケ</sup>不<sup>レ</sup>久、窮不<sup>レ</sup>極、雖有<sup>レ</sup>出<sup>ル</sup>於人<sup>ニ</sup>、其文學辭章、必

不能<sup>ハ</sup>自<sup>ラ</sup>力<sup>ヲ</sup>以<sup>テ</sup>致<sup>ス</sup>必傳<sup>ハ</sup>於後世<sup>ニ</sup>、如<sup>ク</sup>今無<sup>キガ</sup>疑也。雖使<sup>メ</sup>子厚得<sup>レ</sup>所願<sup>フ</sup>、爲<sup>ラ</sup>將<sup>ニ</sup>相<sup>ト</sup>於一時<sup>ニ</sup>、以<sup>テ</sup>彼易<sup>フルハ</sup>此<sup>ニ</sup>、孰得<sup>レ</sup>孰失<sup>シ</sup>、必<sup>ズ</sup>有<sup>リ</sup>能<sup>ク</sup>辨<sup>ズ</sup>之<sup>者</sup>。

子厚、以<sup>テ</sup>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sup>ス</sup>。年四十七。以<sup>テ</sup>十五年七月十日、歸<sup>リ</sup>葬<sup>ス</sup>萬年<sup>ニ</sup>。先人墓側<sup>ニ</sup>。子厚有<sup>リ</sup>子男二人。長<sup>ク</sup>曰<sup>ク</sup>周六<sup>ト</sup>。始<sup>メ</sup>四歲。季<sup>ク</sup>曰<sup>ク</sup>周七<sup>ト</sup>。子厚卒<sup>シテ</sup>、乃生<sup>ル</sup>女子二人。皆幼<sup>ナリ</sup>。其得<sup>ル</sup>歸葬<sup>セ</sup>也、費皆出<sup>ツ</sup>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sup>ヨリ</sup>。行立有<sup>リ</sup>節概<sup>ト</sup>、重<sup>シク</sup>然諾<sup>ヲ</sup>、與<sup>リ</sup>子厚結<sup>ブ</sup>交<sup>ヲ</sup>。子厚亦爲<sup>レ</sup>之<sup>ガ</sup>盡<sup>シ</sup>、竟賴<sup>リ</sup>其力<sup>ヲ</sup>葬<sup>ス</sup>子厚於萬年之墓<sup>ニ</sup>。者、舅弟盧遵<sup>ナリ</sup>。遵<sup>ハ</sup>涿<sup>ノ</sup>人。性謹順<sup>ニ</sup>、學問不<sup>レ</sup>厭<sup>ハ</sup>。自<sup>リ</sup>子厚之斥<sup>ケ</sup>遵<sup>レ</sup>從<sup>ツ</sup>

元和十四年 唐ノ憲宗ノ時、(皇紀二四七九)

萬年 陝西省長安縣ノ西方ニ在<sup>リ</sup>シ地名

重然諾 信義ノ篤キコト

舅弟 從母弟、母方ノイトコ  
涿 河北省涿縣



經紀  
管理ナリ

室  
墓穴ナリ

腊  
乾肉ナリ

大風  
カウタイ

瘰癧  
手足曲リテ伸ビザル病

癩  
ルイレキ

癩病  
カサブタ

死肌  
カサブタ

三蟲  
柳宗元ノ罵尸蟲文ノ序

太醫  
宮中ノ侍醫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何人陰微失誤、輒籍記。日庚辛、幸其人之昏睡、出讖于帝以求饗、以是人多、適過疾瘡天死。」

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孟子、盡心上篇）

四五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瘰、癧、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

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蹙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

毒之  
之ヲ厭フナリ

吾氏  
吾家

蹙  
シジマル



頓踣  
ツカレタホル  
藉  
カサナル

噍突  
アレマハル  
恂恂  
オソルオソル  
缶  
カメ  
食  
ヤシナフ

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於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

苛政云云  
練習文參照

觀三人風者  
民情ヲ視察スル者、民ヲ治ムル役人

式  
賦ニ憑ルナリ

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禮記檀弓)

陶淵明  
名ハ潛、晉ノ高士ナリモ嘗テ彭澤令ト爲リシモ清節ヲ以テ官ヲヤメ田園ニ耕シテ自ラ娛メリ六朝時代ノ宋ノ元嘉四年(皇紀一〇七)歿、年六十三

四六 歸去來辭

陶淵明



辭  
韻語ヲ以テ景情ヲ記シ  
タル詞ノ意  
惆悵  
悲シミウラムサマ

征夫  
行人、旅人  
晨光  
日影ナリ  
熹微  
將ニ暮レントスルナリ  
衡宇  
根末ナル家  
載  
スナハチ  
候  
マツ  
眇  
ナガム  
策  
杖ナリ  
矯  
アグ  
翳  
隠蔽スルコト  
盤桓  
進マザルサマ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  
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  
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  
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  
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  
眇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  
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  
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  
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陶淵明歸去來圖 (筆吳文谷)



言 コ、ニ

有<sub>レ</sub>事 事ハ耕作ナリ

窈窕 深長ノ貌

休 死ナリ

胡爲 ナンスレゾ

耘<sub>シ</sub> 耘<sub>シ</sub>クサギルトツチカフ

阜 岸ナリ、又高處ナリ

一力 一人ノ僕

歸<sub>リ</sub>去<sub>リ</sub>來<sub>ハ</sub>今<sub>ハ</sub>請<sub>フ</sub>息<sub>メ</sub>交<sub>ヲ</sub>以<sub>テ</sub>絕<sub>ク</sub>游<sub>ヲ</sub>世<sub>ト</sub>與<sub>レ</sub>我<sub>ニ</sub>而<sub>シ</sub>相<sub>シ</sub>遺<sub>レ</sub>復<sub>シ</sub>駕<sub>シ</sub>言<sub>ニ</sub>  
 兮<sub>ニ</sub>焉<sub>ニ</sub>求<sub>ム</sub>悅<sub>ビ</sub>親<sub>シ</sub>戚<sub>シ</sub>之<sub>ノ</sub>情<sub>ヲ</sub>話<sub>シ</sub>樂<sub>シ</sub>琴<sub>ヲ</sub>書<sub>ヲ</sub>以<sub>テ</sub>消<sub>ス</sub>憂<sub>ヲ</sub>農<sub>ノ</sub>人<sub>ニ</sub>告<sub>ル</sub>予<sub>ニ</sub>  
 以<sub>テ</sub>春<sub>ノ</sub>及<sub>ニ</sub>將<sub>ニ</sub>有<sub>レ</sub>事<sub>ヲ</sub>于<sub>ニ</sub>西<sub>ノ</sub>疇<sub>ニ</sub>或<sub>ハ</sub>命<sub>ジ</sub>巾<sub>ヲ</sub>車<sub>ヲ</sub>或<sub>ハ</sub>棹<sub>ニ</sub>孤<sub>ノ</sub>舟<sub>ニ</sub>既<sub>ニ</sub>窈<sub>ニ</sub>  
 窕<sub>トシテ</sub>以<sub>テ</sub>尋<sub>ネ</sub>壑<sub>ヲ</sub>亦<sub>ハ</sub>崎<sub>トシテ</sub>嶇<sub>トシテ</sub>而<sub>シ</sub>經<sub>レ</sub>丘<sub>ヲ</sub>木<sub>ハ</sub>欣<sub>シ</sub>欣<sub>シ</sub>以<sub>テ</sub>向<sub>レ</sub>榮<sub>ニ</sub>泉<sub>ハ</sub>涓<sub>トシテ</sub>涓<sub>トシテ</sub>  
 而<sub>シ</sub>始<sub>メ</sub>流<sub>ル</sub>善<sub>シ</sub>萬<sub>ノ</sub>物<sub>ノ</sub>之<sub>ノ</sub>得<sub>ル</sub>時<sub>ヲ</sub>感<sub>ズ</sub>吾<sub>ガ</sub>生<sub>ノ</sub>之<sub>ノ</sub>行<sub>ハ</sub>休<sub>ム</sub>  
 已<sub>ニ</sub>矣<sub>ハ</sub>乎<sub>カ</sub>寓<sub>ス</sub>形<sub>ノ</sub>宇<sub>ノ</sub>內<sub>ニ</sub>復<sub>タ</sub>幾<sub>ノ</sub>時<sub>ヲ</sub>曷<sub>ゾ</sub>不<sub>シ</sub>委<sub>シ</sub>心<sub>ヲ</sub>任<sub>ニ</sub>去<sub>リ</sub>留<sub>ム</sub>胡<sub>ニ</sub>爲<sub>ス</sub>  
 遑<sub>トシテ</sub>遑<sub>トシテ</sub>欲<sub>ス</sub>何<sub>ノ</sub>之<sub>ノ</sub>富<sub>ハ</sub>貴<sub>ハ</sub>非<sub>ズ</sub>吾<sub>ガ</sub>願<sub>ニ</sub>帝<sub>ノ</sub>鄉<sub>ハ</sub>不<sub>カ</sub>可<sub>レ</sub>期<sub>ス</sub>懷<sub>ニ</sub>良<sub>ノ</sub>辰<sub>ヲ</sub>以<sub>テ</sub>  
 孤<sub>ノ</sub>往<sub>シ</sub>或<sub>ハ</sub>植<sub>テ</sub>杖<sub>ヲ</sub>而<sub>シ</sub>耘<sub>シ</sub>登<sub>リ</sub>東<sub>ノ</sub>阜<sub>ニ</sub>以<sub>テ</sub>舒<sub>カニ</sub>嘯<sub>キ</sub>臨<sub>ミ</sub>清<sub>ノ</sub>流<sub>ニ</sub>而<sub>シ</sub>賦<sub>ス</sub>  
 詩<sub>ヲ</sub>聊<sub>カ</sub>乘<sub>レ</sub>化<sub>ニ</sub>以<sub>テ</sub>歸<sub>レ</sub>盡<sub>ク</sub>樂<sub>シ</sub>夫<sub>ノ</sub>天<sub>ノ</sub>命<sub>ヲ</sub>復<sub>シ</sub>奚<sub>ハ</sub>疑<sub>フ</sub> (文章軌範)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



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晉書、列傳)

四七 大丈夫

孟

子

景春日、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

公孫衍

魏ノ人、犀首ト號ス、魏ニ相タリ

張儀

魏ノ人、蘇秦ト共ニ辯說ヲ以テ著ハル、魏・秦兩國ニ相トナレリ

夫子

アノ人、夫ヲ指ス

廣居

仁ニ喻フ

正位

禮ニ喻フ

大道

義ニ喻フ

四八 枉尺而直尋

孟

子

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篇)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問、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

陳代

孟子ノ弟子

宜

ホトンド

小

氣度ノ小

志

古記

田

獵ナリ

虞人

山澤ヲ守ル吏、虞人ヲ招クニハ皮冠ヲ以テス

元

カウベ

孔子云

左傳昭公二十年ニアリ



與。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禽。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滕文公下篇)

趙簡子 春秋時代ノ晉ノ卿タリ  
 嬖奚 簡子ノ寵臣  
 賤工 拙ナル御者  
 一朝 晨ヨリ朝食時マデ  
 範 正法ヲ以テ馳驅スルナリ  
 詭遇 正法ニヨラズシテ射者ノ意ニ適ハスルコト  
 詩云 詩經小雅車攻篇ニ見ユ  
 貫 貫ト通ズ  
 比 比ト通ズ  
 貫 貫ト通ズ  
 比 比ト通ズ  
 貫 貫ト通ズ  
 比 比ト通ズ

四九 君子必自反

孟子

子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

由 猶ト通ズ



鄉人  
鄉里ノ常人

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離婁下篇)

五〇 天將降大任

孟

子

傳説  
殷ノ武丁ノ相  
膠鬲  
殷ノ賢人  
管夷吾  
齊ノ桓公ニ仕ヘシ管仲、士ハ獄官ナリ、獄官ニ繫ガレ居ルヲ登用セシナリ  
孫叔敖  
楚ノ莊王ノ相  
百里奚  
秦ノ穆公ノ相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

法家  
道ヲ以テ君ヲ正ス所ノ世臣  
拂士  
輔弼ノ臣

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告子下篇)

五一 人皆可以爲堯舜

孟

子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

一匹雛  
四ハ鴨ナリ、家鴨ナリ



鳥獲  
古ノ力強キ人ノ名

任  
荷重

爲有<sup>サン</sup>力<sup>ル</sup>人<sup>ト</sup>矣。然則舉<sup>テ</sup>鳥獲<sup>ノ</sup>之任<sup>ヲ</sup>是亦爲<sup>ル</sup>鳥獲<sup>ニ</sup>而已矣。夫人豈<sup>レ</sup>以<sup>レ</sup>不勝<sup>ヘ</sup>爲<sup>ル</sup>患<sup>ト</sup>哉。弗爲<sup>ル</sup>耳。徐行<sup>シテ</sup>後<sup>ニ</sup>長者<sup>ヲ</sup>謂<sup>フ</sup>之弟<sup>ト</sup>。疾行<sup>シテ</sup>先<sup>ニ</sup>長者<sup>ヲ</sup>謂<sup>フ</sup>之不弟<sup>ト</sup>。夫徐行者<sup>ハ</sup>豈<sup>レ</sup>人所<sup>レ</sup>不能<sup>ク</sup>哉。所<sup>レ</sup>不爲<sup>ル</sup>也。堯舜之道<sup>ハ</sup>孝弟<sup>ナル</sup>而已矣。子服<sup>シ</sup>堯之服<sup>ヲ</sup>誦<sup>シ</sup>堯之言<sup>ヲ</sup>行<sup>ハ</sup>堯之行<sup>ヲ</sup>是堯<sup>ニ</sup>而已矣。子服<sup>シ</sup>桀之服<sup>ヲ</sup>誦<sup>シ</sup>桀之言<sup>ヲ</sup>行<sup>ハ</sup>桀之行<sup>ヲ</sup>是桀<sup>ニ</sup>而已矣。曰交得<sup>レ</sup>見<sup>ユル</sup>於鄒君<sup>ニ</sup>可以<sup>テ</sup>假<sup>ル</sup>館<sup>ヲ</sup>願<sup>ハクハ</sup>留<sup>マリテ</sup>而受<sup>ケト</sup>業<sup>ヲ</sup>於門<sup>ニ</sup>曰夫道若<sup>ク</sup>大路<sup>ノ</sup>然<sup>リ</sup>豈難<sup>カ</sup>知<sup>リ</sup>哉。人病<sup>フル</sup>不<sup>ル</sup>求<sup>メ</sup>耳。子歸<sup>リテ</sup>而求<sup>メ</sup>之<sup>ヲ</sup>有<sup>ラ</sup>餘<sup>ト</sup>師<sup>ニ</sup>。

(告子下篇)

五二 孔子聖之時者也

孟

子

孟子曰伯夷<sup>ハ</sup>目<sup>ニ</sup>不<sup>レ</sup>視<sup>ル</sup>惡色<sup>ヲ</sup>耳<sup>ニ</sup>不<sup>レ</sup>聽<sup>カ</sup>惡聲<sup>ヲ</sup>非<sup>シ</sup>其<sup>ノ</sup>君<sup>ニ</sup>不<sup>レ</sup>事<sup>ス</sup>非<sup>シ</sup>其<sup>ノ</sup>民<sup>ニ</sup>不<sup>レ</sup>使<sup>ス</sup>治<sup>メ</sup>則<sup>チ</sup>進<sup>ム</sup>亂<sup>レ</sup>則<sup>チ</sup>退<sup>ク</sup>橫政<sup>ノ</sup>所<sup>レ</sup>出<sup>ル</sup>橫民<sup>ノ</sup>所<sup>レ</sup>止<sup>マ</sup>不<sup>レ</sup>忍<sup>ビ</sup>居<sup>ル</sup>也。思<sup>フ</sup>與<sup>ニ</sup>鄉人<sup>ト</sup>處<sup>ル</sup>如<sup>シト</sup>以<sup>テ</sup>朝衣<sup>ヲ</sup>朝冠<sup>ヲ</sup>坐<sup>ス</sup>於塗炭<sup>ニ</sup>也。當<sup>リ</sup>紂<sup>ノ</sup>時<sup>ニ</sup>居<sup>リ</sup>北海<sup>ノ</sup>之濱<sup>ニ</sup>以<sup>テ</sup>待<sup>テ</sup>天下<sup>ノ</sup>之清<sup>ニ</sup>也。故聞<sup>ク</sup>伯夷<sup>ノ</sup>之風<sup>ヲ</sup>者頑夫廉<sup>ニ</sup>懦夫有<sup>リ</sup>立<sup>ツ</sup>志<sup>ヲ</sup>伊尹<sup>曰</sup>何事<sup>ハ</sup>非<sup>シ</sup>君<sup>ニ</sup>何使<sup>ハ</sup>非<sup>シ</sup>民<sup>ニ</sup>治<sup>メ</sup>亦進<sup>ム</sup>亂<sup>レ</sup>亦進<sup>ム</sup>曰天之生<sup>ズ</sup>斯<sup>ノ</sup>民<sup>ヲ</sup>也使<sup>シ</sup>先知<sup>シ</sup>覺<sup>ス</sup>後知<sup>シ</sup>使<sup>シ</sup>先覺<sup>ス</sup>後覺<sup>ス</sup>予天民<sup>ノ</sup>之先覺<sup>ナル</sup>者也。予將<sup>ニ</sup>以<sup>テ</sup>此道<sup>ヲ</sup>覺<sup>サ</sup>此民<sup>ヲ</sup>也。思<sup>ヘリ</sup>天下<sup>ノ</sup>之民<sup>ハ</sup>匹夫匹婦<sup>モ</sup>有<sup>レ</sup>不<sup>レ</sup>與<sup>リ</sup>被<sup>ラ</sup>堯舜<sup>ノ</sup>之澤<sup>ヲ</sup>者如<sup>シト</sup>己推<sup>シテ</sup>而內<sup>ル</sup>之溝<sup>中</sup>。

清

スム



祖禘禘禘  
祖禘ハハダヌグコト、  
禘禘ハハダカトナルコ  
ト  
洗 ケガス  
鄙夫  
心ノ狭陋ナル人  
接ハ水ニツケタル米、  
接ハスクフ  
任  
進ンデ大任ヲ荷フコト  
時  
中正ニシテ時ノ宜シ  
キニ當ルコト  
金聲玉振  
金ハ鐘ノ屬、聲ハ宣、  
玉ハ磬、振ハ收ナリ、  
八音合奏ノ時先ヅ金鐘  
ヲ以テ宣ベ、終リテ玉  
磬ヲ以テ收ム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

大學  
中庸ト共ニ禮記ノ篇章  
ナルガ、宋ノ朱晦庵コ  
ノ二篇ヲ論語・孟子ニ  
合セテ四書トナス  
親民  
朱氏ノ章句本ニテハ程  
氏ニ從ヒテ親レ民ヲ民  
ヲアラタニスト讀マセ  
タリ

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萬章下篇)

五三 大學鈔

一 三綱領八條目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



齊 ト、ノフ

格物 格ハ至ナリ、物ハ事  
ナリ、格物ハ事  
ニ窮メ到ルナリ

壹 專ナリ、モツバラ  
否 アラズ

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二 君子慎獨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

謙 慊ニ通ズ、満足スルコト

厭然 閉藏ノ意、オホヒカケスサマ

揜 オホフ

形 アラハル

胖 ヌタカ  
ノビノト安ラカナルコト

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五四 中庸鈔

一 天命之謂性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



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二 君子居易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

素其位  
其ノ現在ノ地位ニ因リ  
安ンズルナリ

陵 シノグ

援 ヒク

尤 トガム

易

平地

微 モトム

正鵠

射ノマト

三 天下之達道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達道

天下古今共ニ由ル所ノ

路ナリ

達德

天下古今同ジク得ル所

ノ徳ナリ

困 クルシム

利而行

利トハ利ヲ食ルガ如ク

道ヲ好ムナリ

四 學問・思辨・行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新選漢文讀本 卷四終

文部省檢定濟

昭昭和七九年七月十八日發行  
 昭昭和七九年七月十八日發行  
 昭昭和七九年七月十八日發行  
 昭昭和七九年七月十八日發行

昭昭和七九年七月十八日發行  
 昭昭和七九年七月十八日發行  
 昭昭和七九年七月十八日發行  
 昭昭和七九年七月十八日發行

新選漢文讀本  
 卷一・二  
 卷三・四  
 定價各金五拾五錢

編者

廣島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校  
 國語漢文研究會

版權所有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二番地  
 鈴木政雄

發行者

大阪府東區博勞町五丁目五六  
 鈴木常松

發兌

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二番地  
 大阪府東區博勞町五丁目五六

修文館  
 振替口座東京二六四四番  
 振替口座大阪四七一番



後山  
山房

